



善身堂一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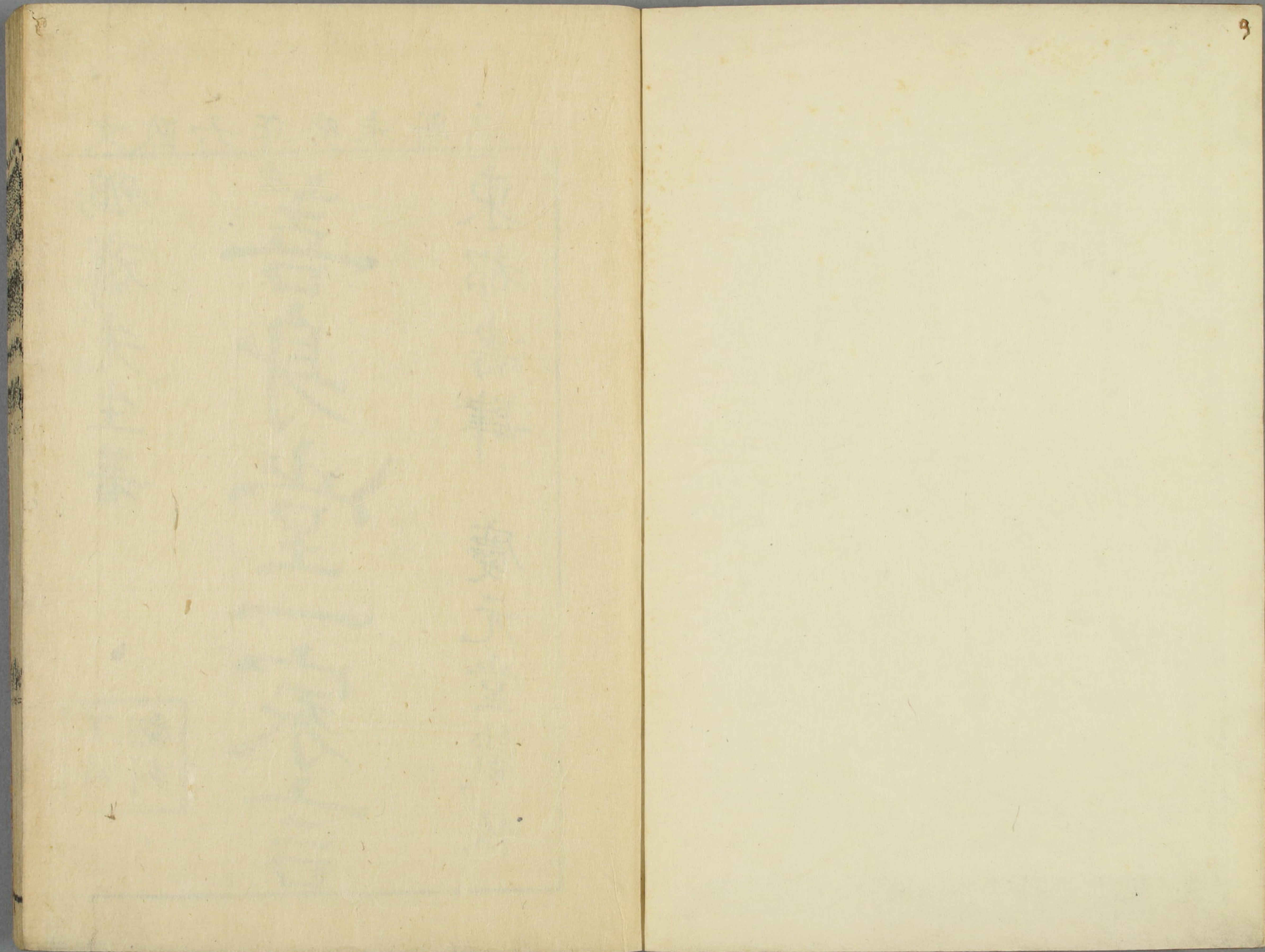
全

和装本

口 13

55 2938





13
2938

文政六年癸未新鐫

鵬齋先生著

善身堂一家言

不許
翻刻

東都書肆 慶元堂藏板

去
五味均平藏



善身堂一家言卷之一

鵬齋先生著

受業弟子

川村

富穀

謹次

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是以世有子張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各立門戶。唱其道。然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以教導之而已。故頗有異同。以互謗毀之。如子張為難。曾子守約。子游簡弘。子夏檢拘。可以見矣。門弟子有深憂之者。於是收拾孔

之所親記亦未可知也其餘雖未可詳識或冉有

宰我所記亦有之雍也篇冉有有自稱其名者冉求

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公冶長篇宰我自稱其名曰宰予

晝寢然則此二篇成於冉有宰我之手亦不可知

也或曰二篇舉二子之名者乃因春秋褒貶之義而不與之也按孔門後輩奉其道者安有私褒

貶先輩名賢之理哉孔門決無此風矣若以春秋而猶稱子也今魯論直書楚僭號有若曾參之言

曰葉公則魯論似不有此法焉皆以子稱之而冉有亦有稱子者子路篇曰冉子

退朝則此篇亦或冉求門人之所記歟南宮适字

子容公冶長先進二篇皆稱南容而憲問篇南容

亦稱名則此一篇或出於憲适二人手而合以為一篇歟又一篇中或稱子或稱其名或稱字者有

之雜舉而不一矣雍也篇冉子為其母請粟又曰冉子與之粟五秉又有自稱子

者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稱其名者是也又曰季子使閔子騫為費宰稱字者是也二十篇

皆尊孔子單稱子是為例而或稱孔子或稱夫子

或稱仲尼其名稱不一從其辭而互舉之而已然

其實不可疆立考恐涉牽合姑記余所聞爾

一柳子厚曰論語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

文柳

辨論語 宋永亨曰論語出於閔子騫之家搜採異程

子曰成於有子曾子門人陸象山依王肅鄭玄等

之言曰王肅鄭玄之說論語子游子夏所編也如

學而篇子曰次章載有若一章又子曰以下曾子

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日所尊者

此二人耳象山語錄後人繼之又各逞穿鑿妄認其人

以為實據皆出於影響猜度而自不惟乎其有牙

盾也論語撰者其實不可知也按曾子少於孔子

四十六歲死年八十餘其死距孔子之死五十餘

年孔子死時曾子年二十七歲是時孔門弟子畧無存者而論

語舉曾子死則此編之成距孔子死凡六十年許

相距實遠矣於是門弟子之遺老若從七十子承

其業者或懼孔子沒後各唱道久而有差也是以

假各家所藏紳記輯集之以編二十篇故雖有重

複不復私刪之姓名字號就其所記而存之不復

改焉又不敢妄加筆削者蓋尊先輩也如邦君之

妻周公謂魯公周有八士章非孔子之言又無判

語蓋其人或所覩它書或所聞它人者輒直采以

善身堂一第書 卷一 四
書其紳耳。故編論語者，亦存置之篇末而已。山梁
雌雄章，與鄉黨每章言不相類，故亦置之篇末。而
循前例，唯學而篇，開卷第一章，言出之於首者，編
者微意有深義之存。其餘篇次全無意義。正義強
爲之說，附會軼戾，吾弗取也。論語一編，孔夫子之
言，終於第十七陽貨篇。微子篇，編論語者舉微子
柳下惠逸民及長沮楚狂荷杖老人，以述其出處
而明孔子出處之異乎是，故無孔子判語者亦直
舉其人而列之。柳下惠大師摯是也。群弟子言重

哀以爲一篇，退置第十九篇。第二十篇，祇明孔子
祖述堯舜禹湯之道，憲章文武之法，而其經世輔
民之學，有所承之證而已。故特歷舉堯舜以下禹
湯文武之言，又出孔子語子張五美四惡一章，以
示其道，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故此篇僅僅不
過數章而已。其間謂舜亦以命禹，而不舉其語者，
是特列序堯舜禹湯文武群聖人之名耳。又篇末
舉知命知禮知言之語而終之，蓋歎孔子懷此德
而人莫之知也。是三語者，一時之言也。故并下二

語而舉之其用在於上知命一截耳。嗚呼奚用意之深也。讀者當着其心而勿輕忽看過也。
學而時習章

一學。學先王聖人之道也。習。重習也。謂習熟也。學與習其義自別。學謂受業。習謂講習也。左傳所謂肄業是也。魯語曰。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下章云。傳不習乎。言已之不習熟者。或傳之人。則其誤人者不少也。家語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而得明也。說苑又曰。博學而患不習。習字原訓重。

故重險謂之習坎。學習二字分辨甚明白。何假饒舌。時習謂時時講習其所受之業而不措也。古人或說時字為四時解。學以四時課之可也。禮記春

秋學禮冬讀書講習豈可為四時之課乎。皇侃一通云。日

日修習。不輟廢習。修故之稱也。言人既學。必因仍而修習。日夜無替也。之於所學之業也。允命曰。敬遜時敏。厥修乃來。學記曰。蛾子時術之。孔穎達疏曰。蛾子時時術學。啣土之事而成大埴。猶如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矣。時習之義。歷歷可掇。何

獨於此而殊之悅者心內有喜悅也喜者悅喜見
於顏色也。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又云中心悅而誠服左傳文公聞子玉死而後喜可知注云喜見顏色漢書沾沾自喜孟子曰欣欣然有喜色宋儒於悅字為種種義而無歸宿因今注于此

先王之道學此而熟之則其道為自家物道為自家物則經世輔民日用行事之間左右取之無不逢其原臨時觸事無不中道經云自然妙合吾亦不知其機活之所在也學者之悅莫過焉譬猶庖丁解牛初則所見無非牛持刀凝立而不知所下

手三年技熟之後官智止而神欲行目無全牛也今夫學解牛於庖丁其技熟而至此妙處則其悅豈可測哉學者苟學道而為不熟則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立朝蒞政不免危殆迷錯矣故學得道為貴。

陸象山嘗謂論語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其門人楊慈湖因其言遂改時習為不習是何恠事孰謂象山了聖旨吾不信也

朋。謂同志人也。今從其義。同門爲朋。古訓也。朋友連下。則可據古訓以別其義也。單用之則朋友互通。猶邦國連下。天子畿內爲邦。諸侯封內爲國。單用之。邦國互通矣。自遠方來。如七十子自四方來。信從孔子也。天下英才來在其門。而平日答問其道。以教育之。豈不亦樂乎。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乃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三樂之一。此言乃是也。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樂。字當爲如是。

觀也。人不知而不愠。人者泛稱之辭。卽斥人君也。人而不仁如禮何。人焉廋哉。雖單稱人。皆斥人君而言。宜就語而類推焉。此章今以夫子喻之。夫子學既成。是以同志之人。如顏閔季路子貢之徒。慕向其德。遠來而信從之。夫子德既如此。道既如此。國君用之。則其國有成焉。然而當時人君無有知其德而用之者。夫子終不得位。空言無所施。是亦命也。我末如之何也已。知命泰然處此。不愠。君子之人。

與君子之人也。夫子嘗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蓋道之也。此章孔子適為人言，而孔子一世事業

似此語，故編論語者首篇出之，亦有意哉。溫與悶義同。

鬱積意，乃鬱之轉音。品字箋引諸書字攷云：蘊隆與鬱隆同。凡文字就旁加邊而異義，雖然皆不離

本體之義。暵，暵也。从水，寒暵適也。从氣，元氣交密

之狀。从病，溫疫熱病也。从酉，久釀之酒。从糸，絲之

鬱亂。从糸，加草似亂絲水草。又為與義。蘊蓄蘊藉

蘊緒，皆鬱積之意。从火，鬱烟也。从革，藏也。从心，心

有所鬱積也。字學亦不可不知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一重敦重也。謂身體有威儀，而舉動不輕率也。學則

不固，固如惡固之固，謂固執而不知變動也。君子

無學術，則或是已性之固，有偏守而不知廣，慮其

義或直情徑行，反害其道。王公大人或守己之祖

風家格，不知隨世變，應時機而計之，決之矣。故聞

人之言有理，猶固守己之見，不知從其善言。或雖

有獨智之慮者，無學術之照鑒之則，徒焦思殫精，

心懷疑殆，不能定其是非，終誤國政者多矣。是皆

不善學之過也。孔子嘗曰：忠信有如丘者焉，不如

丘之好學也。又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可與此章合見焉。學則不固。謂君子之道問學也。主忠信。謂君子尊德性也。禮曰忠信君子之美質也。又曰忠信禮之本也。中庸德性是也。故或謂忠信曰質。蓋謂其本也。故曰主之。又曰尊之。然雖有忠信之美質。無學術之照鑒之。則其美質孤陋可賤。故曰不如丘之好學也。

夫子溫良恭儉讓章

一飲薰可安。謂之溫。反溫曰驚。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曰齧。賈誼新書由是言觀之。良為慈。良易良之解者。

當矣。

荀子曰。智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又云。其衣縫。其容良。

國語。定王八年

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

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儉恭儉侈。奢侈也。謂

衣服紳帶象笏玉佩等之有節度與無節度也。左

傳云。恭儉以行禮。

成公十二年

是也。其諸助辭。論語唯

有一所。故或以為其謂之訛。

論語筆解

非矣。公羊傳每

用此助辭曰其諸以病君子。其諸君子樂道。其諸

則宜於是焉變矣。

禮之用和為貴。章

善身堂藏書
卷一
一用應機活之義。周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老子曰大沖如盈。其用無窮。用字義與此相同。小戴記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史記外戚傳曰禮之用。婚姻爲兢兢。皆此義也。非體用之用也。宋儒每遇用字。動輒爲體用之說。吾聖人立言所無也。案體用說本於道家佛家。資其言之有理以爲己家之恒言。佛氏謂本體藏於密。隱微無痕。大用現前。不存機則。乃言曰以知度明昭爲體。以成濟萬行爲用。又以真如實相爲體。以應適無方爲用。

唐清涼國師華嚴疏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按六朝之時。佛法東流。盛行天下。上自天子王公大人。下至文武百官。男女老少。凡識字之徒。莫不慣其說。故學者皆假其言以釋聖經。遂爲學者恒言。今攷之。實紉於道家全體功用之說。宋儒根據此等之言。以構新奇而已。其實無徵焉。周易繫辭傳。韓康伯註曰。聖人雖體道爲用。不能全無以爲體。故順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迹。物之所以通。事之所以理。莫不由乎道也。聖人功用之母。體同乎道。孔穎

達正義曰。以無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其後雖五行家。亦立體用。以爲之說。隋蕭吉五行大義。既有此言焉。又周易繫辭傳曰。顯於化。藏於用。又曰。蹇之時用大矣哉。又曰。革之時用大矣哉。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是等之用字。皆應用機活之義。非體用之用也。因此攷之。禮之用和爲貴。和謂和同之和。非中和之和也。古聖王立八蜡之禮。三日行酺。國人醉如狂。孔子觀之歎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先王之道斯爲

美。蓋謂此之類也。仁齋徂徠兩先生引小戴記儒行篇。以用爲以字。爲助辭解。可謂懲羹吹齏。不可從也。

告往知來章

一往。謂既往也。來。謂來今也。往。謂古人之所既言者。來。謂今人之所未聞者。言我以古人之所既言者。告之。而我復知吾所未聞者。告字知字。俱屬孔子而見之。猶曰起予。其義同。乃美子貢。且自說之辭。說卦傳曰。知往者順。知來者逆。此章往來字宜如

是觀也。皇侃本樂下有道字為是。樂道如孟子謂伊尹樂堯舜之道是也。古註曰。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磬琢磨者也。

模糊不明。殊費解。不可從也。

視其所以章

一此言觀察人君之法也。信用託事也大戴記曰。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是也由讀猶由道之由。此君其所由之道。果何道乎。由堯舜之道耶。將由老聃虛無之道耶。抑亦由管商刑名之道耶。觀其所由之道。可以知其人矣。安謂有所欽慕

嚮往。而安其風也。孟子曰。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安字當如是觀也。言此君所安之風。則伊尹之風耶。將伯夷之風耶。抑亦柳下惠之風耶。察其所安之風。可以知其人矣。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章

一周官有掌故。漢書有典故。皆掌前代故實之官也。新者謂新辟新王。後王之新政新令也。能非溫前代之憲法律令而知後王之上諭條令。則不可以為人之師。若不然而徒教其道。則或恐人觸禁犯

法而蹈於過謬之地為人之師者不得不明此事也

攻異端斯害也已章

陸象山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為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為對雖同師堯舜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為異端也夫聖人孔門之教皆治國安民之學也其教必有規矩焉其規矩何也蓋以堯舜之仁義為法是也故仲尼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孟子亦引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今同學治國安民之道而別為端緒不以堯舜文武之仁義為規矩者總稱之為異端也或主霸道或挾法家刑名申韓之流而為說不以堯舜為規矩者皆悅之而攻之則反害聖人孔門治國安民之道也其害甚於徒善徒法不可不慎焉書云孝乎惟孝章一書言今見于古文君陳篇脫孝乎二字曹大家女

孝經亦作孝乎惟孝。漢時尚書全者。可見蓋是孔子之遜辭也。書之意則謂大哉孝乎。惟有孝則友于兄弟。如此則秉政之日。孝弟之義宜施于此。孔子之意乃云在家能孝弟。則是亦為政也。何為以莅位與政而為政乎。蓋諱本朝不可仕也。何其為為政。為為二字。上為虛字。下為實字。左傳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為為二字。其義於是了了。志而欲求本之也。今而學於此。又曰十世可知也章。

一世謂人之一世也。字書曰三十年曰世。代者王者革命更姓之名。然古書世代通用者有之。左傳曰孔子六代之祖孔父嘉。此章不必然。前儒通世代二字以說之。後人據其遺誤。直受不攷。以致悻悻。不可不詳辨焉。十世可知也。問一代中之十世也。自現在今日之君。而至後日十君之間。可預前知也否。孔子反以夏殷周三代所訟所革之禮而答之。周之末世。其或有王者繼周而作者。則又損益周禮以建一代之制。然則繼周後王一代之中。雖

長祚百世之間。其禮可準知也。何唯當代十世而已。其禮則仲尼竊識之矣。百世非謂百代也。公羊傳曰。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百世卽是義也。孔子雖聖乎。後王百代之事。何得預知之哉。雖識緯渺茫之言。無言及于是者。夫子胡乃謬爲此迂濶荒誕說。以誑後世者邪。多辭繆說。誣聖人者尤甚。

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夫由有人民以來。三綱五典。何代可變之。何人不因

之。然則何論因與不因乎。因卽因禮也。殷代夏而王。其禮之太域。因於夏者必矣。然而世革時變。其制度有難隨者。有難用者。又有不可臨其時。不增益者。則殷湯不得不損益之。其所損益。今不可知。孔子能言夏殷禮。則殷湯所損益。在當時可審知也。周因循殷禮。其所損益。照殷禮而觀之。亦可審知也。聖人之言。青天白日。細觀之。當自見矣。又奚爲。嗷嗷焉。須多說哉。文質三統。非孔子之立言。朱子等擬漢儒說。復纏繞回護。以補救之。此亦可恠。

白帛通三正篇曰。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改正朔之說。如是而足矣。而或曰。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正朔有三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或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謹攷之三統之說。翔于漢儒。古無此言。繼周者秦也。秦以十月爲歲首。且刑名嚴覈之法。制天下。繼秦者漢也。漢亦因秦法而不改之。並無循先王之禮而損益之者。由此攷之。孔子之言。既

無驗焉。非無驗也。聖王不起也。是以終使孔子之言如弁髦。嗚呼悲哉。或問曰。若有聖王繼周而起者。周禮當如何損益矣。曰。雖周禮布在方策。至其損益。則非吾儕所敢懸斷也。雖然。孔子嘗有言曰。行夏之禮。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其沿革之可知者。僅如此。其餘在於聖王之裁制焉。非吾儕之所得與知也。今謹攷之。炎漢太初以來。據孔子之言。用夏正建寅月爲歲首。輅法殷制。冕用周式。此制一立爲百代之法。其後雖王莽魏明俱改漢正。終不

行而亟改其建以復夏正至今日之後王
我邦之聖朝不能復改也聖人之一言爲萬世之法
者如此嗚呼可不畏哉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一人者雖泛指辭宜斥人君而言夫禮樂聖人聖王
所制作而治天下之具也人君體仁道而治天下
者也人君而無治天下之心則治天下之具徒爲
虛器矣禮云樂云豈玉帛鍾鼓之云乎其意蓋在
乎此

林放問禮之本章

一先王設衣冠制禮服非但爲觀之美也爲使其行
敬讓擗抑之儀也故其服雖麤其冠雖儉苟欲備
其禮服以不失其儀容也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
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故建中
制節以導之聖王之制禮也因其情而節之從其
欲而制之節之制之必有準焉無準則無知其所
從矣其準是謂禮禮有衣服制度文章名數紀以
檢束之蓋使人行其情而無過也禮之本蓋在于

此矣。仲尼嘗有言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禮服之飾，聖人貴之者如此。後世學者皆曰：貴其中，心術而衣服之飾，非所貴。不知聖人立言之意。哀哉！朱子註引禮運：「圻尊抔飲而釋寧儉之義。」又引檀弓與禮有餘，不如哀之有餘之言。以釋寧戚之義，似皆不解禮之本。且如其言，則可謂仲尼之對戾于林放之意，畢竟似錯解了先

王立禮之本也。禮斥衣冠禮服而言。喪斥哀麻桐竹。首經腰經菲屨之類而言也。先王設五服制喪器，非但爲飾其容也。爲使其行其哀戚悲痛之情也。故衰麻升縷之數，雖較戾古制。桐竹苴杖長短之法，雖小背舊制。存衰麻喪器，則使是爲非禮而毀之哉。惟惡哀戚悲痛之情，不存于容也。仲尼曰：臨喪而不哀，我何以觀之哉。子張曰：喪致哀而已。蓋謂此也。然常人無衣冠禮服，則其敬不繼。無衰麻喪器，則其哀不繼。先王制衣冠設禮服，備五服。

造喪器皆爲之也。先王立禮之本。於是焉可觀矣。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章

一巧笑倩。美目盼。謂婦人生來容色絕美也。素。鉛粉也。紂。時婦人既施之。謂秦穆公爲弄玉作之者。謬矣。子夏以爲婦人生來絕美。則何爲假粉妝以增艷麗。而此詩曰。素以爲絢。尤可恠焉。因舉此以問夫子。夫子假繪事以曉之。繪事。繪象服之事。畫山先以青綠爲之。形。畫火。先以丹朱爲之。形。畫龍三停九似。鱗角鬣鬣。各各先施其色。以爲其形。象華。

蟲宗彙亦復然。先施着色者。如後世沒骨畫。各色布施。形象既成。後再用粉筆。取其分界。謂之後素。於是山皴之重疊。火燄之炎上。鱗角鬣鬣。翎毛頭尾之形象。瞭然分明。而胸爛可觀焉。孔子舉之以謂此詩之意。亦猶繪事後粉筆而取分界。可以觀也。譬猶貌國夫人淡掃娥眉。以增其艷矣。子夏之問。孔子之答。盡于此。子夏再言禮後乎者。因孔子之答。忽然發明後截之義。故再問以質之言。人雖有忠信之美質。無禮文之飾。則容貌鄙野。而不足

觀也已。若夫有忠信之美質。而加之禮文之飾。則文質彬彬而君子也。其容貌亦可以觀矣。猶婦人有生來倩盼之美。而加之素粉。以有靚妝之可觀也。故問曰。禮後乎。子夏謂後者。就繪事後素以增文之言而言。素非質。素素樸之素。此章反以素爲文飾。故子夏假以喻禮也。後人以素爲忠信爲質之質。而解之。遂引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以爲繪事後素之說。且以孔子繪事後素之語。旣爲說禮之言。故大爲紕繆。使鶻突不通。

禘自既灌而往章并或問禘之說章

一禘者王者之大祭也。故从示从帝。太傳曰。不王不禘。然則禘者非諸侯之祭也。故仲尼嘗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夫禘之祭。其盱行之禮。非天子之禮。不能備其義焉。今諸侯而爲天子之禮。其僭何忍。觀之哉。故或問禘之說。孔子以不知荅之。若審說之。則舉國惡也。蓋不得不諱矣。再謂之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乎。知其說者。卽知禮者也。知禮者之於治天下也。必先明禮。

義正名分。攷之典籍。以王法奪魯郊禘。而收其祭。誅僭亂。尊王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故曰。如示諸掌。謂其易也。孔安國云。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朱熹云。魯之君臣。當灌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浸懈怠。而不足觀矣。是皆皮外看過。而不得聖旨之骨髓者。故臆說影射。竟一種無味解矣。

禘說數義。紛錯無歸。今舉諸說。括以臆斷。庶幾有後哲教我者矣。因記以俟之。云。禘王者大祭。大傳

曰。不王不禘。謂非天子不得行禘祭也。又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周之太祖后稷。出于帝嚳。祭法所謂禘嚳是也。是為大祭之禘一矣。祭統曰。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是為內祭之禘二矣。
禮記曰。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按內祭。乃宗廟四時之祭。左傳。嘗禘于廟。是也。
 殷祭。大宗伯註云。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禘禘俱

殷祭。禘則於太祖。列群廟之主。禘則於文武之廟。各迎昭穆之主。是為殷祭之禘三矣。馬端臨文獻通攷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無其文。蓋緯書之說。又詳于周禮。太宗伯正義。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是為特祭之禘。四矣。大司樂。冬至祭天于圜丘。祭法。周人禘嚳。鄭玄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爾雅曰。禘。大祭也。孫炎云。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為禘。圜丘比郊。則為大。是為圜丘之禘。五矣。按。圜丘之禘。乃大傳所謂不王不禘之禘。王制曰。春禘夏禘。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

烝。烝則不禘。是諸侯亦禘。是為諸侯之禘。六矣。按。禘亦宗廟四時之祭。所謂時祭也。然而王制之禘。祭非斥獨賜魯而已。四方諸侯用禘禮之義也。故四時祭。闕其一焉。蓋東方諸侯。春來朝於京師。是以行冬祭。烝禮竟而行。廢其禘祭者。可知矣。餘三方。諸侯各闕其一。而不行者。可禮。王制又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是為時祭之禘。七矣。按。四時祭。名曰禘。禘嘗烝。詩之禘。祠烝嘗于公先王。王制以禘為時祭之名。春秋曰。吉禘于莊公。左氏以為喪畢之祭。乃以為禘。左氏傳曰。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云云。趙伯循曰。是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莊公。

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合施於它國。

按魯以賜郊禘之禮。禘祀周公。謂之特祭。禮不獨施於周。公廟而已。亦以施於它廟。且至於閔僖之間。

為喪畢之祭。而用之。宗廟皆非禮也。故孔子顯書之於春秋。曰吉禘以譏其非禮也。左氏傳循經而記之。又因魯之所行。而記魯事而已。非必用臆說也。至晉人之言。則此時它諸侯亦倣宋魯而僭竊天子禮者有之焉。晉國霸王也。不是為祫祭之禘。

可謂無窮。行僭禮而為之常言矣。依禮禘祭。祝文而

入矣。馬端臨文獻通考曰。依禮禘祭。祝文而致之。祫祭亦有吉祭于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

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禘祫時享之外。必別有一祫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致。至魯則始以禘為祫。此說

雖似回護左傳。可謂善解。肯綮矣。韋元成傳曰。劉歆云。大禘則終

王。顏師古註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兩

漢刊誤補遺。舉此傳曰。仁傑按。禮不王。去聲。不禘。王

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國語。荒服終王。韋昭曰。

終謂終世也。朝新王。及即位而來見。是為終王之

禘九矣。何義門讀書記。引兩漢刊。後唐時。皆禫後

有禘。喪畢有禘。明年春有禘。宋朝治平二年。同知

太常禮院呂夏卿。亦建此議。謂之小禘。是為禫後

之小禘。十矣。按禘前又有吉祭之禘。是謂小禘。喪

畢。禘祭之明年。又有大禘。其說始于

鄭玄。皆經。又鄭玄云。禘大於禘。王肅云。禘大於禘。

無明文。皆經。又鄭玄云。禘大於禘。王肅云。禘大於禘。

劉歆賈逵俱云。一祭而二名。無差降。或以春禴夏

祭。或以春禴夏

祭。或以春禴夏

祭。或以春禴夏

祭。或以春禴夏

祭。或以春禴夏

諦為夏時之禮。或以春諦夏禴為殷時禮。共鄭玄之說

又以諦為審諦之義。云無所遺失。何休之說。見或

云。諦次第也。皇侃之說又曰。大夫有賜於君。然後諦禘。

其高祖。乃以諦禘為一名。遂言曰。天子特諦特禘。

諸侯諦則不禘。禘則不嘗。正義引春秋說文曰。不

主諦禘是也。右公羊傳註。何休之說。群儒聚訟拘牽纏繞。不

得其正。後學無所適從。甚哉其說之泯也。謹攷之。

諦王者大祭之名。非諸侯大夫之祭也。故字從示。

從帝。名義於是焉。歷然矣。不可復易也。其祭則天

子祀其祖之所自出。周家祖即后稷。后稷出於帝

嚳。故冬至祭昊天於圜丘。配之以帝嚳。仲春祭上

帝於南郊。配之以后稷。郊諦之異者如此。郊諦二

禮。為天子大祭矣。故天子祭天。諸侯祭社稷。而不

得祭天。有事則諸侯拜禱而已。諸侯行郊諦之祭。

則祭天也。非僭則失禮也。魯國僭天子禮。以郊諦。

故孔子為春秋顯書郊諦以譏之。又謂曰。魯之郊

諦非禮也。譏其僭也。魯之行郊諦。出於東周之季

世。非周公制禮之意。故云。周公其衰矣。由是攷之。

善身堂家言 卷一 十五
大傳不王不禘之言。獨爲正說可據。其餘皆出於曲臺學士之手。大戾於聖人立禮之旨。而屬妄謬焉。不足取信。繫而廢之可也。小戴記諸篇。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是以取春秋以約之。而雜其臆見。穿鑿附會。以多其證。故彼此矛盾。無歸一之說。戴氏不辨其是非。輯以編次之。遂使後世學者眩惑矣。其汨經爲尤甚。魯郊禘伯禽受之成王者。小戴氏之妄。無稽之說。不足取信。夫成王守周公之典章。而制天下諸侯。以肇八百之基。後世稱成

康承平之盛者。蓋在乎此。然則成王何有自壞其禮之理哉。東周衰世之君。雖如襄王。堅守典章。不許晉文請況成王乎。決無此事。呂氏春秋旣言。平王賜惠公天子之禮樂。則魯之僭禮。實始于平王矣。自此而後。魯有郊禘之祭焉。遂用之於喪畢。禘祭。或用之於時祭。故左傳曰。烝嘗禘於廟。又因魯之常禮。諸侯倣之。喪畢。禘祭皆用之。故左傳曰。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云。漢儒據之。敷衍種種之說。其義不勝繁焉。鄭玄以爲周衰禮廢。無文可明。

遂依左氏傳周禮盡在魯之言以春秋為魯禮而云唯春秋可以觀之於是以無為有駕虛為實推演禘禘志以委曲辨之其實皆屬妄誕是無它故蔽惑緯書之偽而不悟其非也今考其謬之原顧在於魯國擅用其禮焉宜矣孔子謂周公其衰也朱考亭曰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至而治天下不難矣論語註又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語類此言似借謂知鬼神之情幽明之故以

治天下則如示諸掌乎大扈于孔子之意因攷之小戴記中庸及仲尼燕居篇俱云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而治天下其如示諸掌乎朱子據此語以為是言者明矣意者小戴記原誤讀論語而為是言大泯蔑聖人之本旨不可不辨焉此說詳余所著中庸私衡入于太廟每事問章

一太廟乃祖廟也謂周公廟按諸侯稱祖廟曰太廟者蓋春秋之僭禮也天子始祖之所出稱太祖太祖廟是稱太廟周之始祖文王出於后稷為太祖

又其廟爲太廟。諸侯之始祖。雖稱太祖。其廟稱太
宮。又稱祖廟而已。及不得復稱太廟也。魯宋稱太
廟者。蓋春秋之時。僭稱也。春秋曰。吉禘于太廟。又
曰。有事于太廟。論語曰。入于太廟。皆從其僭稱而
號之。按左傳。隱公十一年曰。鄭伯授兵于太宮。註
云。鄭祖廟也。又桓公十四年。傳。宋以鄭太宮椽歸。
爲東門之椽。又宣公三年。鄭孔將鉏侯宣多。納穆
公蘭。盟于太宮而立之。襄公三十年。鄭伯及其大
夫。盟于太宮。昭公十八年。鄭火。使子寬子上巡群。

屏攝。至于太宮。非獨鄭稱太宮也。哀公二十六年
傳曰。宋景公盟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太宮三日。諸
侯始祖。可稱太宮。太宮外。諸公之廟。可單稱某宮。
此乃周公之制也。齊則太公之廟外。亦皆稱宮。襄
公六年。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註云。齊襄公廟。
晉則康叔廟外。亦皆稱宮。僖公三十二年。重耳將
殯于曲沃。註曰。曲沃有舊宮焉。宣公二年。黑臀王
申朝于武宮。註曰。文公祖父。成公十八年。周子辛
巳朝于武宮。註云。曲沃始命君。魯有煬宮。皆可類

推焉。曰宗廟。曰祖廟。曰禰廟。天子諸侯總稱廟。廟又總稱宮。互其稱焉。似無分辨矣。左氏襄公九年。襄公至于衛。冠于成公之廟。昭公二十三年。二十六年。俱曰莊宮。又曰襄宮。註云。襄王之廟。是天子諸侯互其稱者。諸侯又別立出王之廟。則稱曰周廟。昭公十八年傳。鄭稱厲王廟曰周廟。襄公十二年。魯稱文王廟曰周廟。祖廟稱太廟者。獨天子太祖之廟。号而非諸侯太祖之廟。號也。諸侯祖廟。号太廟者。周末之僭禮。而非先王周公之制也。

管仲之器小哉。章謂其器而欲國而小其器也。惜不一變而使至道也。夫聖王所立之制度。所以維持百世也。故則天象而昭軌物文章。以治之。而德以導之。禮以齊之。及其至。則贊天地之化育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用此致無窮之太平矣。故孔子云。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管仲尚功名。任權力。唯務富國強兵之利。欲速給其家。急足其兵而已。於是壞周公大公百世維持

之典常而不循之。遂廢井田之制。丘賦之法。而不
賴之。大張四維。盛實倉廩。轉禍以爲福。不導之以
德。而以政。不齊之以禮。而以刑。是以國民勇於公
戰。而給於私蓄。遂糾合諸侯。霸于天下。雖然桓公
死。其霸遷它人。國亂而民苦者。何哉。管仲厭百世
維持之緩。而事實國給民之急也。於是齊復一變
而降。孔子嘗有言曰。齊一變至於魯。蓋謂是也。當
時魯雖衰弱。尚能守先王周公之典而奉之。故又
云。魯一變至於道。若使管仲大其器而治國。則當

能一變而至於道。惜哉。是孔子所以小管仲之器
也。然則非以管仲霸齊而小之也。故孔子別稱其
霸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又曰。如其仁。如其仁。後世儒者欲解此章以霸
義而并絀之。是所以不能無紛紛也。宋儒動輒依
孟子言。以管仲之功爲卑。而云。彼非王佐之才。道
學不明。王霸之畧。混爲一途。管仲之時。周室雖卑。
九鼎未遷。楚莊雖僭號稱王。覬覦中國。尚知周鼎
之重。而不可遷焉。管仲何至於此哉。倘當此時。相

諸候。則非。霸。而何。為。學者。宜。商。確。焉。三。歸。古。註。鶻。突。無。論。朱。註。為。墓。名。此。襲。劉。向。說。苑。而。致。謬。者。金。仁。山。就。此。為。算。家。歸。除。之。說。巧。則。巧。矣。其。實。無。正。據。韓。非。子。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又。曰。管。仲。庭。有。陳。鼎。家。有。三。歸。晏。子。春。秋。曰。昔。吾。先。君。桓。公。賞。管。仲。以。三。歸。澤。及。子。孫。云。云。三。歸。義。未。詳。或。云。古。大。夫。食。采。邑。之。入。而。餘。歸。公。家。今。采。邑。之。入。戶。數。之。布。車。乘。之。賦。并。而。歸。私。家。謂。之。三。歸。此。說。或。然。今。姑。舉。此。以。訪。博。

古之士。

坵有五義。鄭玄以反爵之地為坵。乃以明堂位反

坵出尊而當之。黃震以儀衛之所為坵。乃以郊特

牲。臺門而旅樹反坵而當之。黃氏曰抄曰反坵壘

所之騏驥院牛羊司歟凡營壘多於臺門內立土

牆之類按汲冢周書曰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坵

註云反坵外向室也豈兩君之好欲容儀衛而為

此外向之室世遠而不可知此諸侯之禮而管氏

之 楊慎以庾食之所為坵。乃以內則庾食而當之。

丹鉛 奠圭璧之所。亦為坵。明堂位曰崇坵康圭。是

也。載苴茅之所。亦為坵。儀禮士虞禮曰苴茅之制。

刊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皆累土爲之者按儀禮苴茅之坫及內則皮食之坫俱土禮而非諸侯之事也則此二義除之可也圭璧諸侯之瑞玉也爲兩君之好必執之以爲信畢則反之而抗坫或由是以此章之反坫爲康圭之坫歟今攷之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亦曰旅樹反坫及此章之樹塞門皆同一義也爾雅云屏樹也邦君設屏於門內以蔽內外謂之旅樹反坫與旅樹對用則反坫亦爲室屋之制無疑矣儀禮士

冠禮爵弁皮弁緇弁各一篋執以待于西坫南鄭玄謂坫在堂角古文坫作檐又爾雅坭謂之坫郭璞云坭在堂隅坫端也坭垣之坭近邊欲隤之意與坫同故曰坭謂之坫也由是考之蓋屋棟之端反起上向其勢危而欲隤者故名反坫邦君爲兩君之好堂角之端造此四方反起上向之堂管仲人臣而擬邦君之制其僭竊甚矣故夫子以爲不知禮焉坫又作坫漢文帝紀坫於死亡服虔曰坫音反坫之坫孟康曰坫音屋檐之檐與鄭玄士冠禮註相符如淳曰坫近邊欲隤之意與郭氏爾雅註相合鄭玄釋士冠禮

禮記卷之九十一 禮記卷之九十一 禮記卷之九十一

之坳。則以爲堂角之端。及釋論語反坳。則據明堂位。以爲反爵之坳。蓋本好之一字。妄意兩君之好。爲飲酒故云耳。因舉于此以論之。

自荀孟有王霸之辨以來。學者尊王卑霸之論。又興。遂以管仲爲三王之罪人。又以爲不知聖賢。大學之道。卑其功。小其器。而云管仲不能使桓公至王道。而終霸道。其無王佐之才可知矣。嗟。是何言哉。夫天下喪道。王道衰微。而諸侯賢明。之主。佐之合諸侯。率天下而朝之者。稱之曰霸。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何假霸哉。天下無道。諸侯無賢明之主。則已。苟有之。則不能尊奉天子。輔之不以爲霸也。天下無道。而霸王不出。則諸侯力爭。夷狄猾夏。百姓陷塗炭。而天下終亡。東周之時。幸有齊桓晉文。出而崇王室。合諸侯。攘夷狄。匡天下。百姓受其賜。免被髮左衽之風俗矣。其功德豈不大哉。孔子未毀霸道。又顯稱霸道。而不恥言之。時人亦或憂夷狄猾夏云。中國無霸也。故孔子作春秋。專稱齊桓。

晉文之霸。蓋喜王道不絕。雖綫綫乎。中國賴齊桓。晉文之霸。而維持之也。此時未有代周者。然管仲勸桓公行王道。則管仲叛人也。孔子豈得稱之哉。若荀孟之時。絀霸術而勸王道者。蓋有以矣。姑舍是而可也。春秋之時。微管仲則天下道滅。人倫幾熄焉。霸道較之王道。則卑矣。用其卑者。乃王道之降也。王道降則不可無霸主也。有霸王者。汚世之幸也。又何絀之為。七雄之後。項羽佐義帝。自稱西楚霸王。六朝之間。齊王梁

王佐天子。皆自稱其居曰霸府。其名義自正矣。又顯然稱之而未聞恥之者也。宋儒徵荀孟之言。不取證於孔子。不攷言於春秋。舉世絕口而大忌言霸道。嗟何其戾也。因謹攷之。陳恒弑齊君。孔子沐浴以朝。而勸伐齊。若伐齊勝之。則魯之霸天下。不曰踵焉。君及三子共不從其言。可惜哉。倘孔子佐魯。霸天下。則西周文武周公之道。可復興矣。孔子豈為東周者乎。
劉愿父七經小傳曰。吾其為東周乎。言也。不為東周也。東周之俗。家臣則張公室。以逼君。陪臣則張公室。以逼天子。故所不為。

也。程子亦據此說焉。朱子不從程子者何也。孔子小管仲之器者亦於是可并攷焉。

子謂韶章

韶虞舜之樂。武周武之樂。此章謂韶舞武舞。非謂韶音武音也。孔子觀此兩舞而評其形象。非評舜武之功德也。韶舞象虞舜禪讓之容。故舞者執羽籥以表其儀。武舞象周武戰伐之容。故舞者執干戚以表其儀。籥舞謂之文舞。干戚舞謂之武舞。周禮樂師曰。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

干舞。有文舞。羽謂之文舞。又曰籥舞。周禮籥師曰。祭禮則鼓羽

籥之舞。詩曰。籥舞笙鼓。羽析羽舞者所持也。如詩鷺羽鷺翮

是也。干舞謂持干戚而舞。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

舞。左手持干。右手執戈。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

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

之舞非備樂也。然則文舞謂之備。武舞謂之不備。

盡美者稱其舞容所像。儀表之美也。盡善者歎其

端莊寬優。所像之溫順和雍也。謂其舞備而無可

間然也。未盡善。駁其發揚蹈厲。所像之奮迅猛武

也。謂其非備樂也。樂記曰：總干山立，武王之事發揚踏厲，太公之志也。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可以并見矣。

此章孔子觀韶武舞而評其樂也。左傳：吳季札觀舞大武者，觀舞

亦如是漢以來皆就此章論虞舜周武之優劣，後

學者相承遵之，並大謬也。遂使此語至今無實解。

孔子若議二聖之優劣，則宜曰：謂虞舜謂周武，何

舉節韶大武之樂而議之，迂甚矣。夫虞舜聖人也。

武王亦聖人也。禪讓時也，放伐亦時也。其功之有

優劣者，時使之然。如易地則皆然矣。且夫在其代

而議其王，聖人弗為也。况乎闕國創業之聖王乎。

後儒輕口肆意，公然詬厲聖人，至多唇舌，所以不

能免欲啖馬肝之誚也。

君子終食之間無違仁章。而林文二語人之吾限

一君子終食之間無違仁，違猶棄而違之違，造次於

是顛沛於是，顏回其心三月不違仁，謂心上存仁

而不違之也。造次急遽之間，必於是。走人之急，濟

人之艱，顛沛仆倒之間，必於是。走人之急，濟人之

艱。是中心慘怛不能已之所發也。或問曰。吾身已顛沛倒仆將斃矣。當此急迫之時。而濟人之難。如之何。對曰。昔朱明之時。有二館人。從縣令而巡部道。有大湖焉。寒月水凍。車馬踏其冰而濟之。中途冰崩。皆陷而沒。百姓等走而拯之。二館人云。吾則雖死可也。君則不可不救也。百姓等遂舉其君而出之。二館人竟死。是吾躬在顛仆傾覆之時。而能救人者也。孔子曰。殺其身以爲仁。如二館人者之類歟。二館人事。王元美記之。其文見四部藁。或聞

此言大喜而去。

一以貫之章

蓋聖人之道。從其所居而殊其名。是以其所施亦不同。事父曰孝。愛子曰慈。事兄曰悌。愛弟曰友。事君曰忠。使臣曰禮。事上曰敬。使下曰惠。夫婦之間曰別。朋友之際曰信。九族曰睦。外親曰姻。鄉黨曰恤。師長曰順。子弟曰恕。愛民曰仁。畜物曰愛。其道之名目。各各不同。人君之治天下。御家邦。敬大臣。憫婦寺。交隣國。夷蠻。亦皆有其道。有其道則其名

亦不同。其名不同。貴賤尊卑。從其所處。異其稱。則其義亦順之。而不同。其道乃聖人之所建。其名乃聖人之所命也。卽吾夫子之道也。故夫子自稱之曰吾道。其道之名稱。雖凡百多端。非必一一學之而能之也。學其中之一而善之。則其餘九十九之多。可推此而通之矣。故曰一以貫之。非多學而識之者是也。管子曰。聞一言而貫萬物。家語曰。察一物而貫乎多。一貫之義。當作如是之觀也。而貫之有道。非忠恕二者。則不能貫之也。忠者。盡己之心。

以愛人。恕者。忖己心以愛人。忠恕二者。乃誠心而愛人之具也。夫事父之道曰孝。而非忠恕。則其孝不誠。事兄之道曰悌。而非忠恕。則其悌不誠。愛民之道曰仁。而非忠恕。則其仁不誠。使下之道曰惠。而非忠恕。則其惠不誠。君臣上下之交。父子夫婦之間。親戚朋友之際。至齊家治國之政。各有其道矣。而其道皆非忠恕。則不誠也。不誠則其道不達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此之謂也。

一貫之義。古今諸註家。皆假繩貫以論之。似則似矣。遂使曾子之言。爲贅語。而無着落焉。余別取論以曉之。曰。譬如編百葉册子焉。百葉之中。不論前後內外。取其中一葉。以爲條子。以利錐鑽九十九葉而穴之。乃以彼一條子。貫其九十九葉。而編之以爲册子焉。條子。卽凡百中之一道也。利錐。卽忠恕也。又譬之。猶逢蒙蹲百甲。以一箭貫百枚之札也。一箭。卽凡百中之一道也。百甲之札。卽凡百之道也。所以貫之者。力也。力。則忠恕也。言一道有忠

恕之力。以推之。則其九十九之甲。札。皆可以貫之矣。譬諭如是。而庶乎無餘蘊焉。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是之謂也。故曰。所求於子。未能以事父。所求於弟。未能以事兄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其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其愛同。是謂其忠恕之誠。可以移於貫道也。大學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皆此章之義也。學者其

審諸。

子使漆雕開仕章。漆雕開學術既成矣。故孔子勸之筮仕焉。開不自允諾之。庶幾俟其學之優而仕。其志同於子產製錦之譬。較子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言。則奚啻霄壤。可謂厚矣。是孔子所以致悅也。斯之未能信。朱子云。斯指此理而言。非也。斯助字之字。乃指物之詞。其言也。詎斯謂之仁矣乎。文法字例。魯論皆然。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

謝顯道云。至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聖門豈有此荒唐幽渺之論乎。家語曰。漆雕開不樂仕。是因魯論此章之言。而為蛇足。不可信矣。

宰予晝寢章

一晝寢。當晝日而寢也。列子晝寢。夢遊于華胥氏之國。韓詩外傳。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寢云云。宋玉高唐賦。楚王晝寢于高唐之臺。此事原安

誕無憑據。姑借以爲證。夫子痛責晝寢者。蓋戒學者之

為晝寢二字之證。怠慢也。夫學者之求道也。發憤研精。忘食廢寢。孳

孳屹屹。勉而不息。猶曰敏而求之。未聞君子勤學

之間。有荒怠惰慢之志。而况於晝寢乎。夫子嘗在

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勉礪學者之言

也。程伊川云。此道體也。朱子云。此是形容道體。嘗

為人作觀瀾詞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

無窮。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非聖者。梁武帝韓退之俱

曰晝當為畫。迂濶不為義。劉原父王勉夫等。為汚穢之說。以溷聖經。殊可慚矣。

我未見剛者章

一剛者。謂剛斷人也。尚書酒誥。剛制于酒。孔安國曰。

欲情欲也。字書作慾。淫慾也。有情欲者。為少艾妻

子所牽。心失輕重長短之度。而不顧父母之養。又

捨親戚朋友之交。而不顧之。又因仍廢君臣之義

而不顧之。至其甚則不顧百姓之難。而終喪天下

者有之矣。如荀奉倩。薦婦人而損命。申公巫臣。誘

夏姬而仇舊國。明皇溺太真而喪寶祚焉。是也。苟

有剛斷者。其心執輕重長短之度。可否取舍。自決

之猶以莫邪斷肉。又何吝之有。如陶侃因母氏之督責而終身限酒。王敦因屬吏之切諫而傾室出女。可謂誠剛斷之人矣。王敦賊臣也。原不足取。姑借以示其剛斷耳。賜也非爾所及章

子貢舉此言而問之者。子貢既發明此義。而其志欲行之。故復發此言而問之。仲尼不許可之者何也。蓋子貢雖今日發明此義而述其言如是。恐終身不能奉其言而守之。故云非爾所及也。凡仲尼所許可者。見其言之符於其行。而稱之。顏子嘗謂

欲寡其過。而其行符于其言。因稱顏子曰。不貳其過。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宰我善言德行者也。然而其行不相符。稱其言而畔之。故不敢許可之矣。蓋是之類也。

朱子忽觀非爾所及之言。乃以子貢所述之言。為仁者之行。因以無勿字。辨仁恕之別。繆妄殊大甚。顏子曰。願無施勞。夫無施勞。乃恕之道也。而不曰勿。而曰無者。何也。蓋語路之異。而自它之別也。謂勿者。禁它之辭。謂無者。自制之辭。欲無

我欲無此事也。願無我願。無此行也。是其辭不
得不言無也。

夫子文章可得而聞章

一泰伯篇曰。巍巍乎有成功也。煥乎有文章。荀子曰。有斐斐文章之等。以敬飾之。韓非子曰。禮者所以情貌也。群義之文章也。或曰文飾。曰文爲。曰文理。曰情文。曰至文。皆謂禮之有制度節文也。言孔子常說三代之禮。其制節文爲之等差。吾可得而聞也。惟至性與天道之說。則其義蘊難聞取焉。今爲

初學假尚書論語之語而麇述其義。其詳子貢既不明之。况吾淺學。夫子嘗云。性相近也。然從我觀之。舜子有商均。禹父有鯀。其情夔遠矣。是荀孟以下。所以說性而紛錯也。而今孔子言性相近也。是不可得而聞也。尚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從我觀之。伯夷之仁。而終身飢窮盜跖之惡。而終身快樂。是太史公所以惑也。而今言天道福善而禍淫。是不可得而聞也。此章如此說之。則聖旨明了。如白日青天。豈不爽快乎。凡說經者。以聖人之言。證聖人

之言以論語之言證論語之言不復假之於其外而足矣。後儒先立家言然後引聖言以牽合已說。是以大謬矣。自循其謬又數數回護之其戾聖意者宜矣。

孰謂微生高直章

一王龍溪汝中文集曰。人皆謂高率直少禮。觀諸乞醯儘是委曲。蓋美之也。朱子以爲掠美市恩非旨。因按之直卽愚直。慇直之直直率易直無婉曲之謂。葉公所謂直躬證父是也。如宋儒謂是曰是非。

曰非有謂有無謂無而爲直則是愚絞無文之人且乞醯瑣微之事何足許以議之哉。若以微生乞醯爲不直則如吾夫子時陽貨之亡對之以婉辭亦曰不直而可乎。陳司敗以黨譏夫子。夫子猶受其言而不舉昭公之非。反以爲已過。如此等果謂之何。後漢司馬徽一時有名之士也。有人臨蠶就司馬徽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人尤之。徽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其婉曲可觀矣。司馬徽尚如此。况微生高

乎。余想微生高當時聞人也。而世人皆謂率直清狂。少禮無味之人。故孔子反就乞醢瑣事以解其冤爾。若夫愚絞無文之人。則孔子何掛齒牙而議其可否。

巧言令色足恭章

一巧言。辨捷口慧也。令色有二義。詩美仲山甫曰。令儀令色。謂君子威嚴可畏之色。連言巧言令色者。非此義也。巧言令色。佞也。令色即下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也。國語曰。姦仁曰佻。韋昭註云。以姦偽

行仁爲偷仁。謂顏色術。慈仁而心不然也。此章令色即是也。足恭。孔安國曰。便辟也。所謂足之恭。是也。大戴禮足恭而口聖。足對口而成語。則訓過者。非古義也。史記五宗世家。足恭而心深刺。管子曰。足恭而辭結。皆指足之恭而言。

盡各言爾志章

一夫人雖有鄙吝之心。好名之人。善辭萬鐘之祿。棄之如脫屣焉。然而其真情鄙吝之人。簞食豆羹。亦見於色。况車馬衣裘。假人被敝。而欲無遺憾者。亦難矣哉。子路勇猛剛斷之人。而其言如此。吐露真

情而弗隱。以是爲已志。其懇切警戒。實使人聳動矣。項羽亡暴秦。霸天下。富有四海。奉養有餘。而抗印吝賜。終亡其身。失天下。不亦痛乎。北齊顯祖嘗解所服青鼠裘。賜唐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做。今觀此言。則雖大國之主。必有鄙吝之心。此章言志。與後篇言志不同。後篇言志。如狶山言志。此章言志。問鄉黨朋友之間。其用心如何。雖有詳畧。就其荅而分辨之。凡觀經。觀其首所記。其問其言。雖同。視其荅而知有分辨而不同。記者畧而槩

舉之可知矣。爲命諱。諱草創之。不言爲鄭國爲命。而畧之。猶觀世叔子產而鄭國之命者可知。子路顏淵之言。其用心不過於施朋友鄉黨間之言。而孔子獨以安天下人民之言立其說。則背其問而戾二人之意。聖賢之問荅。何如此哉。後儒引聖人所過者皆化之。其德與天侔功。其盛德高大。如造化者。說此章之義。大謬矣。孔子所謂聖人也。盛德之大必然矣。然而此章之言。非謂此之謂也。少者老者。不過謂吾親戚鄉黨之諸老弱也。何以知其

善身堂一家言 卷一
然乎。以少者老者之間，插入朋友信之之語也。聖人既至，安天下懷人民，則朋友之間，又何論之。說經問答言語之間，不可不詳晰之，而明辨之也。故孔子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則其餘不足觀也已。可不慎歟。余自多學孔子之道，奉聖賢君子之書，警戒其法語，既浹心者久矣。然而鄙吝之情，時發而未熄，與衣於人，或顧念惜之，假人被敝，或有憾之，奚其心之鄙也。自省吾身，不能無慙慚也。嗚呼，亦難矣哉。顏淵言願無施勞，無伐善，人

道之尤難者也。無施勞，忠也。無伐善，謙也。謙者，天道之所益也。忠者，人道之所親也。是乃神聖大禹所戒慎也。雖亞聖之大賢，常警戒之，而欲無施勞，無伐善，其志之所慎守，常在乎此。孔子稱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此所以慟於其死也。孔子之意，願使朋友親戚鄉黨老者，安於我行焉。安之言，知其行之有恒，而不敢疑也。人告曾子之母，以曾子殺人，而其母不信其言，而心安之，是也。信之言，使我言信，其忠實不重，千乘盟，而徵子路之一言，是也。

懷之使少者懷我德也。謂如七十子知其德而使心服之也是也。

何氏義門讀書記引張橫渠說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輕裘喜與賢者共敝從願字至敝之為句又引白虎通及張文昌蘇子瞻詩以證張子讀法衣去聲今從之。

伯牛有疾章

一牖南牖也依儀禮攷之南牖設於堂之北室之南室中暗晦假之以取明伯牛寢南牖下使孔子背

北南面而坐孔子先入其室而問疾畢將歸已出戶在堂上猶惜之再自南牖執其手訣別云命矣哉是寫其深惜伯牛之狀耳後儒所釋膚淺不得其旨矣。

賢哉回也章

一古者中國乏稻米常食黃粟米故蒸以為食無底曰甑有底曰釜沃水於釜置甑於其中甑中施箒而炊之炊成則移之於簞之竹器如饘粥則不然石崇之澳餒澳沃字同于釜范史雲甑中生塵釜中生

魚皆為其蒸也。世說陳仲弓之子忘施，簞而飯，不
 餽之類。可并，以見中華古代為食之法矣。中國乏
 食黃粟，其說詳見余所著黍稷稻粱辨。顏子不改其樂，其所樂者，乃
 堯舜之道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
 舜之道，即是也。孔子曰：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其樂亦不外于此。學者之樂，不亦大乎？程子曰：昔
 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朱子曰：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
 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是亦一箇啞謎，近撫弄

人矣。程子又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
 子矣。朱子解程子之意云：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
 理渾然，不待以道為樂而樂。孔顏之樂，在於樂道。
 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若夫謂孔顏不以道為
 樂，而道之外有別所樂，則孔顏以道為長物乎？身
 外無道，道外無身，捨道而將樂何物乎？朱子重謂
 孔顏體道而一，故不事道而樂，以回護之。饒舌向
 玄微，多說至高妙，隱僻奇恠，總是歸於無用焉耳。
 程子以人欲消盡，渣滓渾化，無適而非天理為仁。

善身堂一家言 卷一 第...
故假素問麻痺不仁以釋仁字遂以至公當之而
彼以此處為樂乃假光風霽月天風海濤以喻之
彼所謂常惺惺地是也是誤會孟子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之語而為此說而已且夫以無欲為仁則
孟公綽之不欲原思不行克伐怨欲皆謂仁而可
乎道學者流或云學者求仁若不實見得分明則
流為釋氏此何等言宋儒認仁道之乖戾於是乎
可見矣余故曰濂洛關閩之學非不道也然非吾
孔門之道也宜與楊朱墨翟申韓佛老同為一種

之道矣

冉有曰非不說予之道章
一郝京山曰廢猶廢襟之廢謂無足也見于詳解及
談經因按韓詩外傳曰白公勝之難楚任之善懼
三廢車中又刺客傳始皇遂拔劍以擊荆軻斷其
左股荆軻廢又戰國策衆逐犬擊之犬廢皆謂不
能立行也君子志學也中道半途而力竭足廢而
躬斃則已苟不力殫不足廢則其道雖遠其塗雖
險我則欲究其所至又何為自畫而不進哉表記

所謂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亦此之意也。中庸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吾弗能已。猶曰。孔子亦不欲半塗而已之也。吾下添亦字而觀之。則殊覺明了。知者樂水章。

一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人。仁者之愛人。也不待修為。不假按排。中心懽懽。自然愛人。故曰。仁者安仁。因稱曰。仁者樂山。又稱曰。靜。又稱曰。壽。是形容仁者之安。仁而行。仁也。非曰。仁者實樂山。仁者皆

壽也。又智者利仁。利猶貪求也。智者知仁道之美。不可以不處於此。是以日夜貪求之。無須臾之間斷。故假水以形容之。因又曰。動。皆謂勉強求仁也。樂者。謂樂仁功之有驗也。亦非曰。智者實樂水。智者皆動也。

默而識之章。一何有於我哉。與左傳。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昭元年其義相同。又云。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昭六年又云。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僖二年

十四 何有。猶謂何關。古文多用之。言此件之事。人當自勉致而已。何可待我言而後為之哉。子張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親喪則人人當自致也。其情之發。何關於他人哉。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亦此意也。故下章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可并見也。表子才隨園尺牘云。論語中。兩稱自謙之詞。蓋言我平生不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耳。此外何有於我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可并見也。

事何有於我哉。其義亦通。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一我無隱乎爾。古人或以乎爾為助字。非也。爾汝也。列子曰。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乎為於。則爾之為汝。不俟解矣。世說德行篇曰。謝公夫人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此言其平常行事耳。目所聞見而可放效也。孔子之意。亦不過如此也。已。孔子嘗云。吾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成。蓋戒門弟子不觀平常行事而

放效之。惟專恃言語者也。昔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云：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臨下而不致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如公明宣，則可謂不錯爲學之正的者矣。古人皆有身教焉。今人惟恃言語而已。學者安望其有得。近世道學之徒，有以清心靜

坐解悟教人者。於孝弟忠信人事之實，則茫然不達。此又言語之不如也。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楞嚴經。佛勅羅睺羅擊鐘一聲。佛問阿難曰：汝今聞否？阿難言聞。鐘歇無聲。佛又問汝今聞否？阿難言不聞。晦堂意與此相同。是意便言天地宇宙之間，雖廣雖大。

森羅顯現。萬象歷然。目之所見。耳之所聞。鼻之所嗅。口之所味。觀面露呈。八面玲瓏。何隱之有。且夫諸佛在心頭。莫向外求。人人具足。個個圓成。我面何殊佛面。心是本來心。面是孃生面。達磨西來。何必別傳。心印各各須看。取山是山水。是水。故華嚴經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是便明佛法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各各可識得也。其言弘大玄妙。提撕無蘊。各各可自省焉。然而此於吾夫子之道。無有關涉焉。置而弗論可也。

也。
今人或引晦堂話而說魯論無隱乎爾。以爲頓悟之妙法。又引維摩默以說孔子欲無言。引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以說孔子四絕。遂立三教合一之說。以佛氏明心見性。道家修心鍊法。當孟子之存心養性。又以佛氏圓覺。道家金丹。當易之太極。而云三教無殊旨。如林子全書是也。夫佛氏之說。在於涅槃。而其義高。以無明佛性。幻化法身為道。道家之說。在於虛靜。而其旨深。以存神忘形。定

氣通無為道。二氏之道。洵大矣。洵高矣。吾先王之
道。獨在於倫常。而其功寔以孝弟忠信。仁義禮樂。
為教。以贊成天地。化育萬物。為道。故以明心見性。
存神忘形之類。置之於度外。而不論焉。且非聖人
之所以為教也。今較諸二氏之道。則可謂淺近而
卑矣。其淺近而卑者。乃是吾聖人之道也。然非入
其室而究其闢與者。則不能窺其高大矣。今之學
者。不講經世之學。徒以明心見性。高明無用之教。
為聖人之道。以聖人之所不言。為恒言。於是乎經

世之學。拂土而盡矣。豈可不哀哉。宋儒剽竊佛氏
之緒餘。反闢之而相蝸角焉。殊為可惡。至于明儒
有甚於此者。立三教合一之說。以為同一到。顯然
舉之口。公然自稱聖代。儒宗人天法眼。李宏甫稱
王執中云。
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王執中。以陽明四句教法。接
中根人。所謂漸教。以四無之說。接上根人。所謂頓
教。又論大丹之要。與佛家一念超三界。四大合離
云興。吾儒相通。執中闡明二氏之奧義者如此。
尤為可惡。王陽明乃直謂如佛氏不思善不思惡
時。認本來面目。即吾聖人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
功。由此言而觀其意。則是徒借子輿氏成語以立

其門風耳。其實主禪學無疑。薛敬齊以造化萬物皆自虛中來爲言。陳白沙以靜中養出爲言。其外羅近溪之萬物一體。林龍江之以念止念。楊復所之直指心體。以了死生爲第一義之類。是皆佛氏之言。而於吾孔門決所無也。余熟攷之。是非彼之罪也。自宋儒眩佛氏之高妙。而陋吾儒之迂陰。依其言以立說。遂爲學者之習風焉。後儒因仍就其所見。以建立家風。小爲異同。是皆非敢有欺人之心。而然誠以爲聖人之道。不出此外。孔子雖復起。

不易我言已。亦不省其旨乖戾。確乎守之不變。其實宋儒爲之備也。至於郝京山。則又甚於此。其言曰。明德聖學宗領。二氏竊取變換。爲清淨圓覺。妙明智慧。定光種種名色。其實本聖教也。又曰。佛氏謂汝動念塵勞先起。我按指海印發光。皆踏襲大學安慮之說。大學千餘年授自聖門。千餘年後佛入中國。拾我殘唾。於是公然取彼立言各色字面。以爲吾道之用。乃謂明德曰靈光之體。遂言云。從太虛中起念。從圓覺裏應事。太學解其言宏大玄妙。

一如禪家授記。勃高談明心見性，以爲真洙泗之道。於孝弟忠信人事之實，則悉置之度外而不講。不求聖人輔世長民之道，蕩然掃地矣。其流弊至元明諸儒而極。余不可以默止，因述此說者如是。非敢排擊先輩以崇己說也。讀者其諒諸。

夫子爲衛君乎章

一伯夷、叔齊事雖不見傳記，迎諸孟之所說而尋繹其義，蓋當殷之末，其父現爲孤竹君，有三子，伯夷、叔齊二人之外，其季一人傳記失其名字。父愛其

季，欲以爲嗣焉。雖然，伯夷兄也，宜爲嗣矣。父患之，伯夷知其意，逃太子位，奔居于北海之濱。伯夷雖逃，叔齊尚在，則季未可得立。叔齊亦知伯夷之志，追而逃之。於是季始得立，而父亦得其志焉。是伯夷、叔齊二人求己欲立，先立人己欲達，先達人之本意而得行之，而父之不欲立我於我何怨？故夫子稱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知捨己而成人之爲仁，則己身之廢又何怨乎？且不欲無怨而自無怨，是仁者之心也。今出公輒以子拒父而不之入。

是已欲立而不欲立人也。已欲達而不欲達人也。其人既已不仁，况子而拒其父乎？又異於伯夷叔齊矣。是孔子所以不爲也。

再按夷齊采薇于西山者，則逃太子之位，處北海時之事，而非諫武王去周之時也。王荆公論之，覈矣。魯論云：餓于首陽之下者，則處北海時也。其謂餓而死者，則莊周之寓言也。西山採薇歌，亦後人之擬託無疑焉。扣馬而諫之事，出於史遷之言，不足信也。又併而攷之，泰伯、虞仲讓於王季，亦猶夷

齊讓於季弟，其仁可知也。而孔子以至德稱之者，何也？泰伯晦蹟辱身，不欲使人知已，讓天下之意，其德至矣。至數百年之後，民猶無得而稱焉。孔子以至德稱之者，蓋舉其大而言之而已。

善身堂一家言卷一

善身堂一家言卷之二
 其辭之正也蓋舉其大而直之而已
 以至謝爾之非蓋舉其大而直之而已
 其辭之正也蓋舉其大而直之而已
 以至謝爾之非蓋舉其大而直之而已
 其辭之正也蓋舉其大而直之而已
 以至謝爾之非蓋舉其大而直之而已
 其辭之正也蓋舉其大而直之而已
 以至謝爾之非蓋舉其大而直之而已

善身堂一家言卷之二



鵬齋先生著 受業弟子 川村 富穀 謹次

泰伯其可謂至德章

一大王之時。未有天下。而稱泰伯曰三讓天下。或曰。
 大王之時。已基王迹。故云然。原非正解。何必襲之。
 容齋隨筆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
 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

之。是時稷始封於邠。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此說較自爽捷。足可憑據矣。三讓之三去聲。猶三省三復之三。凡是類皆不必限三回之辭。余攷之。泰伯奔吳。大王遣人召之者數回。泰伯不肯反。其弟季歷友于其兄。猶召之者數回。泰伯終斷髮文身。示不可用。於是季歷不得已而立。故詩云。自泰伯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海。此詩寫泰伯季歷友于之厚。三讓之義。於是判然明白。前儒或云。採藥

一讓。赴至不奔喪。二讓。斷髮文身。三讓。鑿空無證。不足取信。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因以三讓爲固讓之義。學者相承遵之。恐非正解。而詩各言曰。神來不師摯之始章。一始恐治字之訛。篆書始作始。治作治。因致誤耳。晉書司馬彪傳曰。春秋亂則仲尼脩之。關雎亂則師摯治之。是說此章之義也。可以徵焉。司馬彪意蓋謂師摯治關雎之亂而改之。定知窈窕之徽懿好

仇之幽思。描寫殆盡焉。故云洋洋乎盈耳乎哉。而今不可復聆。可慨歎也。鄭玄註。已言之。然兼始治二字。而爲勾連兩下之解。是謂首施兩端之語。

子見齊衰者章

儀禮喪服傳。有斬衰。有齊衰。斬衰爲父喪服。齊衰爲母喪服。小戴記亦同于此。而註者皆曰。斬衰不緝也。齊衰緝之也。余閱論孟二書。偕有齊衰。而無斬衰之言。論語曰。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孟子曰。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論孟二書。未見及斬衰之言者。

何也。說者云。舉輕而略重。是言難信。論語則不可知也。孟子之言。爲滕文公父薨發之焉。文公問行父喪者。而孟子舉母喪服而答之。理乎。余疑之者久矣。荀子曰。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又曰。齊麤衰。絰。菲。總管屨。苴杖管屨。二者用於父喪也。母喪則削杖。疏屨也。而舉苴杖菲屨。以爲齊衰之用。余於是逾恠之。因攷之。齊衰卽父之喪服也。居父之喪者。服齊衰。而別以疏布不緝者。着其芻焉。稱之曰斬。獨用於父喪而已。母

喪無之而父母之喪服。共稱齊衰。唯著斬爲異焉。
蓋重父服也。故左傳曰。晏平仲居父之喪。疏衰斬。
寢苫枕草。疏衰。孟子所謂齊疏之服。卽齊衰也。既
謂衰。又謂斬。則疏衰。父之喪服。而別施斬者。明矣。
今謂父之喪服。單曰斬衰者。蓋周末知禮者。以父
之喪施斬。遂別父母之喪服。以稱斬衰。稱齊衰者。
無疑也。故荀子又曰。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
在於酒肉。蓋循其所稱也。然儀禮小戴記。五服之
中。立斬衰齊衰之名。以別父母喪服。似俱不知父

母喪服。同稱齊衰焉。是實千古之一大疑案也。禮
家至今無辨之者。余疑之久矣。因專攻儀禮小戴
記。并諸禮書及三禮義疏。五禮通攷等。而攷之。又
就諸古書。以索憑據。正漢人以來。因仍苟且之謬。
妄著喪服辨一篇。庶幾知禮者辨之。齊衰義詳
于喪服辨。
又按左傳。晏平仲枕草。而禮皆云。枕塊。杜預云。
枕塊。亦非喪服。正父。余按。塊。或作由。由與蒯通。
卽菅草也。禮運曰。土鼓。由桴。土鼓者。上古當然。
其人。雖質直無機智。而有以土塊而爲之者。

哉。由桴亦須知蒯桴也。因考之禮。以土塊爲枕。之言。非不正。顧讀禮者之攷覈不精耳。左傳云。柩草者。乃束蒯以枕之。其義相同。王儉曰。夏。枕塊。冬。枕草。持首施兩端之說。不可從也。曩歲都下。學士某者。父死。欲行三年之喪。乃据禮。父。戴喪具。聚土塊。爲布袋。以盛之。終夕。枕之。比逮埋。七齊。左右耳鳴。如蝸蟬噪。終聾。而不能復聽。蓋陰濕之氣傷之也。後世學者。往往如是。非獨誤。已躬而已。終以是誣之者。殆不少矣。是非經典。

誤學者。全由學者之疎莽焉。爾。嗚呼。此等之事。越數百年。無復問者。不亦悲哉。

齊必變食章

一齊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氏疏云。此以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齊必嚴敬。食之或致困病。故不食。其凡常。不必然。朱彛尊釋齋曰。今人多以茹蔬不食肉爲齊。替之古。不爾也。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殺牲盛饌。日舉。蓋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食。一

等。當兩太牢。而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
三太牢。是齊日仍肉食。反有加矣。今由此攷之。孔
子齊變食。致嚴格者。抑有以矣。是其所以不食沽
酒市脯也。孔子非平常不食沽酒市脯。齊中謹敬
如此。墨子曰。孔子窮於蔡陳之間。藜羹不糗十日。
子路爲烹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褻人衣
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
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
蔡反也。遂以孔子爲僞行自飾之人。極口詆訾焉。

墨子以孔子之言有礙。是以厚誣聖人。反肆呵斥
而已。不惟無理。惑世殊甚。酒無量不及亂。齊日飲酒。古禮或然。但不及於醉
也。不飲酒。不茹葷。出于莊子。是俗間之禮。而似未
足據。周密齊東野語。又引胡明仲論梁武之言云。
祭祀之齊。居必遷坐。必變服。必變食。食爲盛饌。一
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交也。未嘗不飲酒。不
茹葷也。考亭釋齊必變食。亦取莊子曰。今致齊有
酒非也。然禮中乃有飲酒不至醉之說何耶。

善身堂一第言 卷二 六
不撤薑食。是亦齊中之事。薑辛辣之物。類於葷菜。故時人齊中或棄之不食。孔子以爲薑雖辛辣。非葷菜之類。齊中食之無害。故不撤之。雖然不多食也。孔安國曰。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可謂善解。所謂漢儒有相傳之說。蓋此等之言歟。朱子云。薑通神明。故孔子不去之。是本艸家無替之說。不足取證焉。朱子又截不多食三字。以爲泛及語。終信本草言。乃作薑詩以稱其德。遂爲常食朝夕強喫之。卒患目疾。是亦被彭蜺誤之類。可笑之甚。

胡明仲論齊中飲酒是矣。言茹葷者似謬矣。○朱子薑詩。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誦去穢功。神明看朝微。答林德夫書云。今左目已不可治。又頗侵右目。又答劉季章書。左目已盲。右目亦漸昏。數日矣。是非強食薑以患目疾之証耶。

季康子饋藥章

一季康子聞孔子患某疾。而饋某藥。非徒饋之也。故孔子拜受之。而曰某雖患某疾。實則病症未詳。故曰未達。未達其症。則其藥不可得而嘗也。雖未空其厚意。亦以實告之。

鄉人饋章

善身堂一覽言 卷二 七
一禮記郊特牲鄉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古今註家皆據之而遂云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或云儼然朝服以立于阼階外示其敬。而人亦知所止不敢登階以驚室神。毆疫逐鬼事。雖誼囂猥雜。鬼神何驚之。當其時鬼神依憑人而安。亦可笑矣。且以朝服嚴飭不使鄉人止而外階。是何等言。聖人豈以威嚴矜飭而為嚇人者耶。按周禮方相氏。讎大夫朝服祭。故孔子亦用朝服以敬鬼神也。東階主人位。立于此者。答謝鄉人

也是皆盡其禮者。又何恠焉。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一不及門。即不逮門也。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不逮門。謂後于門也。荀子曰。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呂氏春秋曰。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又戰國策曰。臣之來也。暮後郭門。盖一更三點。鑰城而既不許出入。郭門已閉而不得入于內。是曰不及門也。陳蔡之厄。七日不火食。圍既解矣。而孔子得先入陳城。

善身堂一第言 卷二
焉。門人已餓而不能興。是以皆後而追之。至則城門既鑿矣。於是門人不得已而芟舍露宿于郭門外。其疲勞艱苦。實可想也已。孔子痛思其從我於艱難困踣之中而不相離焉。聖人深愛弟子。不忘其勞之意。蓋亦如此矣。

德行章十人。則舉其從陳蔡之厄者。而稱之也。輯錄此篇者。所記也。後世稱之。孔門十哲者。妄矣。孔門之俊傑君子。何唯限於此十人。此外有子張。有若之賢。宓不齊。南宮括之德。豈皆讓宰我。冉有乎。

蓋時不從陳蔡之厄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章。

一按顏淵死。在獲麟之明年。是歲冬。子路死于衛。顏子死。或在。其前乎。公羊傳。獲麟之次。舉顏子之死。其次舉子路之死。史記亦叙顏子死於獲麟之後。其說得之矣。家語弟子解。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一而早死。史記弟子傳亦同。按孔子卒年七十三。哀公十六年也。顏子三十一。以哀公十五年而死。則顏子少孔子四十二歲也。謂三十歲者。非矣。

翁子解疑有訛焉。伯魚以昭公十年而生。是歲孔
 子年二十歲。以哀公十四年獲麟歲而死。時年五
 十矣。本姓解。伯魚年五十。先顏子死者一年。故孔
 先孔子卒。史記亦同。先顏子死者。可并見
 于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其先顏子死者。可并見
 矣。公羊傳正義曰。昭公十五年。顏回生。哀公三年
 死。先伯魚死者十年。是歲孔子年六十。據史記考
 之。孔子年六十。在陳。其明年自陳遷于蔡。年六十
 一。其明年孔子厄于陳蔡之間。是時顏子從孔子
 而在于厄。則公羊正義之說。妄誕無憑。王肅家語
 註云。校其

年。顏回死時。孔子六十一歲。此顏回先伯魚死。顏
 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
 或以或以鯉也。死。為假設之辭。於人情決無此言。
 為誤。家語本文有脫誤明矣。

克己復禮為仁章

一克與剋通。剋。損削也。已。訓身。見莊子曰。不知乎人
 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
 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反愁我已。是也。克己。謂修儉
 勤約。以損削我身也。復禮。謂奉先王之禮制。不軌
 不物。違亂之器。皆却而不用之也。夫天子以四海

奉我一人者也。而堯舜茆茨不翦。土階三等。着大布。食糲飯。夏禹鼻宮室。菲飲食。後世如漢文帝。宋太祖。猶衣弋綈。着浣衣。皆損身勤儉。惜財於當今。奉禮制奢。貽福於後代者也。是曰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一日言其效之速也。猶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顏淵請其目。孔子以四勿對之。四勿之義。見六韜曰。帝堯之王天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綺文繡不衣。奇恠珍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墜。

蕘桷椽楹不斲。茅茨徧庭不翦。孔子之言。蓋言於此。程子之四箴。雖足戒言動視聽之妄作。克己復禮之解。已戾於聖人告顏子之本義。何曰得其意哉。蔡邕獨斷曰。勞讓克躬。菲薄爲務。按此八字。全述克己之義。而善得仲尼之微言矣。今因此言行之收拾其義。而綴之以問來學。庶幾明審諸仲弓問仁章。

一凡接大賓。人皆不容己。私唯賓之所欲。每事每食。亦惟恐不適賓之意。是以捨己所好。而順賓之所。

欲又懼寒熱風露傷大賓之體於是防護之術亦
盡其心飲食必自視之器物必親潔之甘旨欲適
其口給使欲副其意願厭倦之不生而有桓公命
燭之樂其於大賓之用心可謂至矣盡矣是皆中
心誠愛賓之所致也今出門見民之時其用心如
此接大賓則憫恤之意愛憐嘔煦之情亦至焉所
謂視民如傷是也凡承大祭亦皆不容已私散齊
致齊先潔其心省牲眡滌粢盛欲豐犧牲欲腍每
事皆悉至誠庶幾鬼神感格而饗其祀焉當是之

時主人不少容已私捨已之所欲而唯冀稱鬼神
之意而已是皆中心至誠之所致也今使民之時
其用心如此承大祭則閔恤哀憐之情莫不至也
所謂使民如假是也無怨者言無爲民所怨惡之
義與周頌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意相合人主泣
政使民慈愛惻怛之心無所不至能強恕以率衆
則民咸思所以尊其君親其上焉誰敢怨之哉若
夫以吾一人之欲而使千萬人失其所欲焉則詛
祝之口四起怨惡之心日熾紀綱斁於上人情睽

於下。其極淪於危亡而後止。縱欲之報。可不畏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萬人夫其質。質而已矣。
一文質有二義。有斥禮容而言。文質彬彬是也。有文
學性質相對而言。此章是也。後儒不辨此義。相混
為說。是以此章圓鑿方枘。相戾不合。終不得正
解。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其意謂君子率循已
所固有之善性美質而行其道而已矣。何為假文
學以增之乎。其意猶子路南山之竹。不揉自直之
諭也。子貢曰。棘子成說君子也。其言大謬矣。今觀

子成說君子之言。而吾知子成之言之過也。夫過
言一出。駟馬難追。言不可不慎也。又繼云。文猶質
也。質猶文也。此兩也字。作則字。而讀猶與孟子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
人之兩也字。其法相同。子貢意謂君子之道。修學
為貴。率質循性而行。所不取也。今見棘子成之言
曰。君子率質循性而行而已。不及假文學之修飾。
則彼將謂君子之道。以文質無低昂。而可駢稱者
耶。夫文者君子之所貴。而質何可比於文乎。若文

質駢稱之。為同物，則猶虎豹之去毛，文以為鞞。而與犬羊之鞞相駢以觀之矣。虎豹之貴，將惡乎在？犬羊雖有毛，其質固賤。虎豹有毛，則斑文炳然，可以備君子之觀焉。犬羊之毛，奚可比哉？其修學而行，與循性而行，相去之遠，亦如此。孔安國曰：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西漢儒者存古說者，往往如是。安國訓解，長佚不傳，詢可惜哉。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質而已，將必學而為君子乎？冉

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刺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此言似為此章而發焉。孔子嘗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可見縱令人有忠信之美質，直情徑行，君子之所不取也。君子唯修學之為貴。

子謂衛公子荊章

一居猶化居居。蔡之居，皇侃疏曰：居，畜也。室，猶分室。

盡室之室。

左傳襄十九年，鄭子展子西殺子孔而分其室。又齊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文十四年，穆伯盡室以復適莒。俗所謂家私也。居室，謂藏弄服物。

什器。公子荆善從家之有無。漸漸合之。又漸漸完備之。至其富有時。而加飾以美之矣。而荆每從資財多寡。而漸漸爲之。故自謂曰。吾當聊如之。不欲每事加些。奢侈以矜誇於人也。凡人。不量其分。器物衣服。成炫燿矜誇。欲以不劣於人。是以卒喪家而身亡。不亦痛乎。如公子荆者。可謂善守位保家之主。善人爲國百年章。善人謂施惠積善。創業垂統。而基王跡者。如古公

亶。父王季。歷也。是孔子之時。所以不可得見也。聖人之道。有規矩準繩之可則。謂之迹。其精微闡奧。謂之室。善人不循其跡。惟思謀民利以厚之。故或輕稅於十。一而薄我躬。或曲法寬政。而取民之悅。又不窺其奧。惟思除民害以利之。故或棄世守之。國而圖長民命。其心惟欲施惠利民。爲善厚人。虧損已躬。以啓祐子孫焉。孟子既謂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是說善人

善身堂一室言 卷二
者。尤爲明白。後儒不省焉耳。學者詳考之。夫疆爲善。而期後世子孫有興王者。必非一世之所能也。公劉寧父季歷三世施惠積善。而肇王跡。遂經文王。再至武王。然後勝殷紂之殘賊。以成祖先之鴻業。積善創業。豈容易哉。故孔子曰。善人爲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百年豈一世之謂哉。後儒皆失善人之解。或云。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又云。志於仁而無惡。是則但就善人字面而爲解而已。未得其義。可謂隔鞋抓痒矣。或云。豪傑英邁如管仲。

者。是則但就不踐跡不入室之言而爲解而已。祇離善人字面。而徒億逆其義。可謂摸索不着矣。孔安國曰。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添創業二字而解之。善得聖人之義蘊。截然不同。前漢去古未遠。其有師承者可見矣。又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善人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其仁惠入民深矣。故可使就戰矣。但其期七年而爲言者。如余淺學。所未通也。姑闕以問經世學者。程子曰。七年云者。

善身堂一第言 卷二
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基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程子是言。似已有驗於寔事。其實則已亦未解了。可謂謎語。撫弄人也。已宋儒往往舉已所未解了者。公然向人垂示之。其面孔於今尚可惡焉。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章

一世讀如賞延于世之世。謂嗣王也。武王伐殷紂。勝殘去殺。重民食。喪祭四方之政。大行。致八百之太平。武王歿。成王即位。敷政施惠。恤鰥寡。孤獨。賑貧

民救困窮。大建明堂。朝諸侯。熄兵。撫四夷。勸農耕。省繇役。薄稅歛。使民得其所。又設為庠序學校。教孝弟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躬尚儉。履禮恭。遜遵業。黎民淳厚。四方無患。於是刑措不用者數十年。是之謂成康之仁政。世而後仁者。蓋謂之也。南人有言。章一言無恒之人。中無守。故聞人言。隨之。遷轉乍信。乍疑。變動不定。既延一鑿。而委之。又有別人進鑿者。

又延而請治。遂延眾鑿而迷其說。一日嘗甲藥。又一日嘗乙藥。縱令其病差。其取效驗者無主。如是人則雖巫鑿之賤業。亦末由施其術。反承其羞而已。恒卦一截為別章。不占而已矣。謂為無恒者。卜筮術亦難施也。不如不占而已。

一巫鑿二字連稱。謂鑿師也。單稱巫稱鑿亦非。謂巫覡也。汲冢周書。武王既勝殷。鄉立巫鑿。具百藥以備疾災。呂氏春秋。巫鑿毒藥。逐除治之。又智者大師天台止觀云。又如野巫。唯解一術。方救一人。獲

一脯。梓。須學神農本草經耶。欲為大鑿。遍覽眾治。廣療諸疾。轉脉轉精。數用數驗。思救博也。古謂鑿曰巫者。可觀此而見矣。其原出於巫咸之名。郭璞巫咸山賦。序曰。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鑿。蓋是也。故鑿字從巫。其從酉者。非古文也。從酉者。酒漿之名。後世借用通之。或云。鑿師兼禁架之術。故曰巫鑿。此說非是矣。又世謂鑿道曰賤術。見于呂覽。賤術。亦謂之。而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卷二君子成德之稱。仲尼嘗有言曰。君子去仁。惡乎成

善身堂一家言 卷二
名而此篇云爾者。蓋孔子適及見其人耶。夫子產
所謂鄭之君子也。而自作參辟鑄刑書。叔向既貽
之書。而譏其不仁焉。藏文仲。所謂魯之君子也。而
黜柳下惠。置六關。又使妾自織席。孔子親見之。而
詆其不仁焉。晏平仲。所謂齊之君子也。而惡田彊
古治子之勇。遺二桃而殺三子。諸葛孔明在。于後
為梁父吟。而譏其不仁焉。孔子之言。蓋斥此類歟。
問管仲曰。人也。章

人也二字。何晏引詩為伊人之解。朱子從之者。謬

矣。按人也。上脫仁字者無疑。此章稱管仲仁之實。
與下章稱仁功者自異。奪伯氏駢邑事。雖未可詳。
知見伯氏無怨言。可以知管仲之仁人矣。家語季
羔為衛士師。別人之足。愀然不樂。見於顏色。其仁
之實可知矣。後世因孟子曾西之言。卑管仲之功。
業。暗駁管仲之仁。曲作其說。冤哉。孔子既稱管仲
之仁。功。而曰如其仁。如其仁。則管仲仁之盛。又何
疑焉。

子路宿於石門章

一石門晨門當與儀封人竝以為識夫子者必非沮
溺荷蕢一流之人也汪士魁說林衷旨云石門晨
門亦夫子之一知己也當時王政陵夷人倫道缺
孔子知道不行矣而猶周流四方循循說道而不
已乃以萬世木鐸為已任焉是聖人之心弗能已
者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乃說詩之義此章說詩之用
也蓋詩之用廣矣可以與政可以使四方故云不

學詩無以言皆詩之用也興去聲興興於詩之興
自別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也如晉伐秦諸侯之
師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
叔向退而具舟襄十四年又楚子賦吉日子產具田備
昭三是謂引譬連類孔安國曰群居相切磋也齊
慶封來聘叔孫豹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襄二
十七年又慶封汎祭叔孫穆子使工誦茅鴟襄二
十一年是
謂相切磋孔安國曰怨刺上政如晉范宣子親數
戎子駒支罪使無與於會駒支賦蒼蠅刺用讒襄
十

四年晉使韓宣子聘于魯。歸汝陽田于齊。季文子引
 賦詩刺二三其德。成八年是謂刺上政。觀字。孔安國
 無解。觀觀其志也。如鄭伯享趙孟子展等七子從
 之。趙孟使七子賦詩。云以觀七子之志。襄二十七年韓
 宣子聘於鄭。使諸大夫皆賦詩。而知鄭志。昭十六年是
 謂觀其志。何晏觀字。注獨舉鄭注云。觀風俗盛衰。
 孔注皆說詩之用。鄭注獨說詩之義。二註義理亦
 盾。何晏麤莽不辨。故致此支離。若孔安國訓傳全
 存之。則此章如無縫天衣。不見鍼縷之痕焉。惜哉

詩與樂。其用不同。如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及汝
 為周南召南矣乎。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之類。皆指
 被之於鍾鼓管絃者。此章及不學詩無以言之類。
 皆謂詩之用也。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可觀
 詩樂判然各異其用焉。其用非特可興觀群怨。亦
 可以事父事君矣。如小弁之怨幽王。凱風之諫其
 母。晉隨會引蕩詩以諫靈公。宣二年魯榮成伯賦式
 微以諷襄公。襄二十九年之類。皆是也。至其緒餘為多
 識名物之資。則益知其用之廣焉。

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章

一仲尼嘗語伯魚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詩之義已悉于此矣。而今又語之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教誨之鄭重懇至。似有私我子焉。聖人已遠其子。則決無有此意矣。此章不謂詩而特言周南召南。則與直曰學詩者殊矣。又別有其義者無疑。且曰學詩而又曰為周南召南。其義不同者。亦可以知也已。說者皆以此章為詩三百之解。似不得經意者也。

按詩篇雖三百。其被樂章者。於雅頌之外。國風則周南召南二篇而已。其餘十三國皆徒歌。而不與于樂律也。其說詳見程大昌攷古篇。因攷之。儀禮鄉飲酒。及鄉射禮。並曰。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鄉射禮又曰。奏騶虞。燕禮曰。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又曰。遂合鄉樂。鄭玄注曰。鄉樂。周南召南六篇。又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故曰。用之邦國焉。用之鄉人焉。使鄉大夫教之。

民。諸侯飲燕其臣士賓客。及鄉射鄉飲皆歌鄉樂。故曰用之邦國焉。然則仕于邦國居于鄉黨者。不得不學此二篇而修爲其絃歌也。仕于邦國居于鄉黨而若昧於燕禮鄉射鄉飲酒之儀。則偃偃乎如無所見焉。亦不免爲野人也。故仲尼別以語之爾。是所以纔曰周南召南而別於直言詩三百者也。

三年之喪期已久矣。章三年之喪。堯舜所立之制。尚書曰。百姓如喪考妣。

三載。又曰。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其來尚矣。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也。荀子禮論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公羊傳云。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也。小戴記三年問亦云。二十五月。而謂三年者。度三年也。十三月期而小祥。二十五月。再期而大祥。間一月禫而喪畢。駱問禮曰。中月者。言此月之中。故祥而禫。是月禫。徒月而樂。未詳是否。姑舉此以質知禮者。是古今之正制也。此謂喪之中庸也。欲短之於正制者。小人之無忌憚也。欲長之於正制者。倚魁之爲苟難也。故閔子子夏。三年之喪畢。俱彈

琴子夏爲之聲。閔子不能爲聲。二人雖有過不及。或俯而就之。或仰而及之。俱不失中庸也。故孔子共以君子許之矣。抑有以哉。宰我孔門高足之弟子也。而問欲短喪。可恠焉。夫短喪之說。稍知書者所不道也。况宰我乎。劉涇溪曰。宰我問短喪。所以激聖人之定案也。此言或然矣。

唐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爲張柬之所駁。詳見于唐書儒林傳。爾後陳疊山季彭山等二人。爲王元感所誤。亦增三年之喪。

爲三十六月。而主張其說。毛奇齡博學多識。貫穿六經。康熙雍正之間。推爲四大家之一。亦承陳季二氏之說。而著三年服攷。以三十六月爲正制。尤可訝矣。夫三年之喪。以三十六月爲正制。則大祥二十五月之外。三十六月之祥。將以何名而命之。聖經未見其證明。末清初。關中之士大夫。猶有行三十六月之喪者。顧炎武詆之曰。今關中之士大夫。其服官赴舉。猶夫人也。而以冠布之加數月者。爲孝。吾不知其爲情乎。爲文乎。先王之禮。不可加。

也。從而加之。必其內心之不至也。見亭林遺書與友人論服制書
 由是觀之。王元感已來往往有之。余按三年之喪。原加隆焉。制之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又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顧亭林云。古人以再期為三年。而於其中又有練祥之節。殺衰之序。變服之漸。以更歷三歲。而謂之三年。非先有三年之名。而後為之制作也。是其正說。歷歷可據。學者勿依毛大可芻說。為倚魁苟難之行。而悖中庸之義焉。

王元感等。誤會漢人以日易月。為三十六日之說。而以謂三年完三歲也。遂增以為三十六月。按漢人。以日易月。為三十六日者。非限三十六日也。蓋葬後。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緘七日。非以日易月也。

經說 二條

一詩書古不稱經。稱經者。昉於六國。孔門弟子尊聖人言。而稱之曰經。故稱聖人書亦曰經。莊子曰。丘治詩書易春秋禮樂六經。又曰。緡十二經以說之。其後墨子之徒。亦因此稱。墨翟之書曰墨經。蓋擬之也。莊子曰。南方之墨者。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謹攷之。經者對權之

名也。夫權者。臨時應變。而無定局。即度時措之宜。而作通者也。夫聖人平生所述之言。乃天地之大經。人民之所行。而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故聖人之言。稱之曰經。因稱其書亦曰經。劉勰曰。三極彛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是言可從矣。左氏傳曰。子大叔云。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又曰。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攷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惡用之。中庸曰。天下之至誠。為能經綸天

下之大經。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荀子曰。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背禮者也。呂氏春秋曰。欲無壅塞。必禮士。欲無危殆。必得眾。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也。古今之通義也。凡此稱經。稱大經。稱常經。皆憑萬世不易之常道而言。孔門弟子所以尊聖人之書。而稱經之義如此矣。管子全書曰。材厚博惠。以私親民者。正經而自正矣。又曰。守國之度。在飭四時。順民之經。在明鬼神。又曰。修四經。墨子有經說篇。賈誼新書有容經篇。小戴記有經解篇。自是以來。皆奉此言。廣取

其稱。老子曰：道德經。莊子曰：南華真經。屈原楚辭曰：離騷經。七書曰：武經。其餘陰符經、五木經、禽經、酒經之類，皆取義於此。又道家稱其書統曰：道經。釋氏稱其書統曰：佛經。蓋其徒尊尚而稱之者也。

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按權者對於經之名，謂反於經者，謬矣。其說詳出於下條。荀悅曰：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權為茂矣，其幾不若經。可見權之無定制，而非教之所及也。又非常之所存也。由是觀之，則稱經者皆對於權而命之名者無疑矣。漢人不知此義，誤以經為經緯之經，遂至哀帝時，曲學阿世之徒，為緯書以配聖經，其誣聖人之罪，洵不容死。

焉。陸龜蒙曰：稱經非是聖人之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作經亦當作緯書，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之名耳。非聖人之旨明矣。笠澤叢書稱經者後人之名，既明矣。然而非緣經緯之義而命其名也。陸氏一個詩人也。經學之疎莽，奚足咎哉。子大叔既云：禮者天之經，地之義。此則言禮道之有定制也。又云：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此則言禮文之似織也。其言截然有分，辨焉。

一權者對於經之名，乃濟經之道也。其義即取權衡

稱輕重也。公羊傳謂反於經者謬矣。夫經者萬世不易之常道而人之可遵守者也。權者非教之所存。又無形之可舉焉。惟在其時與其人焉耳。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矣。然則經者存乎詩書易春秋禮樂之策。而權者無所得學也。惟在遭時應變焉耳。雖聖人不能立其教也。孟子謂子莫執中。不知權者。蓋言子莫拘滯中道。而不知應變以活用也。又謂嫂溺援之以手爲權者。蓋亦應時以濟經也。豈反於經之義哉。莊子曰。

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是謂其應無窮之變。而活用道也。觀此等言。可以了其義矣。夫聖人所述之言。皆不易之常道。而有定制焉。雖然其所行。其所言。不能復無權矣。有經有權。兩行弗戾。故其道活用無窮矣。聖經所載。往往有之。讀經者不可不辨也。苟不辨其義而說之。則執滯不通。拘泥失義。終不免一個固陋守株之宿儒焉耳。今舉一二而言之。學者可以類推焉。魯論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此則不易

之常言也。然戴記引孔子之言曰：報怨以德，寬身之仁也。老子亦云：報怨以德，此則非常言也。不知其義者，以老子爲寬仁之人，以夫子爲褊隘之人。又嘗語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此則不易之常言也。然夫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曰：割雞焉，用牛力。此則非常言也。又嘗語子路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此則不易之常言也。然佛肸以中牟畔，子欲往，而謂子路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則非常言也。又嘗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夫子至是邦，則與聞其政，而無辭之。夫子疾時，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遂言曰：丘之禱久矣。又嘗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然而衛靈齊景時，夫子皆入于其邦。又夫子在乎周末無道之世，終身周流，不與沮溺輩同群矣。此等之事，非有才德器識而通變得宜者，不能悉也。夫子嘗有言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謂

權道應變之在其人也。然則謂權道非聖人不可用者，非也。雖然亦非常人可得能行也。或以權對禮，又對中而為說，皆據孟子而為傳會者也。而曰：權通眾人皆可以行，但不可容易焉耳。可謂遷就以徇已見矣。

性說

性說仁說二篇。古今一大公案也。不可不細繹，而詳辨焉。是以不免繁辭冗長，剩言重複，或同義有再出者，唯恐讀者之可厭而已。

一上天之性，中正純粹，不偏不倚，無昂無低，齊平如一。是謂中。上天以此中賦與下民，而成其性焉。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乃是也。此中是為天性，即下民之真性也。尚書所謂恒性，乃是也。性者天之所命，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人有斯形體，則有斯儀則，有斯儀則是謂恒性，又是謂德性。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有則謂其有儀則也。秉彝乃謂恒性也。是是非非，善善惡惡，是謂好懿德也。所謂儀則者，既具於未生

以前混沌沕穆之際。故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管仲曰。親戚之愛。性也。又孝經左契曰。元氣混沌。孝存其中。是皆謂未生以前。孝弟之儀則。已定於人也。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即是也。凡有人之名者。莫不盡存此儀則矣。故雖楚靈之暴。聽祈昭詩。饋不食。寢不寐。雖吳夫差之虐。臨死掩面。而愧見伍胥焉。此皆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好懿德之儀則。而恒性自然。之不能已也。而恒性獨以孝弟爲言者。稱儀則之所本也。所謂恒性。乃天地中和之命。

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左氏傳曰。民稟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其中。卽人之所爲性也。故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蓋謂天命之性也。大本謂之德性。又謂之恒性。恒性。斥人性之本質而言。德性。斥性所受之儀則而言。就其義而異名焉耳。其實則一也。受天地中和之氣而生者。稱人焉。受不中之氣而生者。爲物焉。因稱人。以爲萬物之靈。蓋爲是也。凡有血氣心智者。莫不皆受天命而生者。其命亦皆謂之性。

善身堂一家言 卷二
馬牛禽獸亦皆有性。惟其性則馬牛禽獸之性而非中和之性。故聚麀而無有儀則。是其所以爲馬牛禽獸也。馬牛禽獸其類各異。類異則性亦異。類同則性亦同。故馬有馬性。牛有牛性。又猶楮梨橘柚之殊其味也。今以狗貓諭之。狗知禦盜。不能捕鼠。貓知捕鼠。不能禦盜。其類異則性亦異也。然則狗之知捕鼠。狗之知禦盜。亦謂之狗。貓之恒性而可也。依孟子有物必有則之言而行之。則狗貓之恒性亦謂之則。而可也。故其同類者其性亦不異。

矣。仲尼謂性相近也者。謂其同類者。其性舉相似也。性相近說詳于下條

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雖然。天非每每降其種。一一分布之也。初降此人之時。既賦其性。而爲人。其人生人。人又生人。其氣相繼。生生不息。是所以人之性爲不異也。是爲人之恒性矣。天初降馬之種。而馬繼生馬。初降牛之種。而牛繼生牛。而牛不變馬。馬不變牛。是馬不失馬性。牛不失牛性也。然則人有人之恒性。

書身堂一覽言 卷二
馬牛有馬牛之恒性。禽獸蟲魚。凡萬物亦各存其
恒性焉。性命之理。於是可觀矣。又以瓜論之。夫瓜
之初生。天降之種。其一箇之種。已生成蔓。而先結
一畎。自此一畎。而綿綿成衆瓜。每瓜之瓢。各有數
百枚。明年植其瓜。而培之糞之。則數百枚之瓜。爲
數千百萬之瓜。雖其類相折。爲數千百萬。其形不
出於瓜之外。其味不變於瓜之內。及其分布於四
方。雖殊其區域。猶繼初降之性。而不失之矣。至如
形之大小長短。膚之踈密堅脆。味之厚薄甘苦。色

之深綠淡青。則因土地之肥磽。雨露之偏周。人事
之不齊。而然者。或有之矣。雖有此小異。同乎其類
則相似。而不失瓜之性。是亦瓜之恒性。而天之所
賦與也。仲尼謂相近者。卽此義也。嗚呼造化之妙
大矣。巧矣。其不可測者如是。豈每每降其種。一一
分布之者邪。性命之理。於是可識矣。
一夫性一也。同也。非有多寡。非有厚薄。非有大小。非
有高下。呂氏春秋曰。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
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可見其類

同則其性之不殊矣。人之有多寡厚薄。大小高下之體段者。所謂氣質而非性也。聖人亦人也。我亦人也。其類既已同矣。性豈得異哉。惟聖人其所愛之氣。特清明。所得之才。獨峻秀。非獨才氣而已。其心情亦純粹。拔群焉。故性而全之。命而神之。不思不勉。從容自適。循其天然。儀則而行之。是以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堯舜性者也。是皆謂聖人性而全之。命而神之也。董仲舒亦曰。天令之謂

命。命非聖人不行。莊周亦曰。聖人達網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攝作而以天為師。即此意也。是聖人之神明不測。它人不可企及者。蓋在乎此。雖然其性者。聖賢智愚。君子小人。皆一也。皆同也。莫有體段差等。而今有多寡不齊。千陌不同者。何歟。蓋不能盡其性也。夫人之幼也。不知辨。然而取捨之年。踰十五。則聰明心慮。無不徇通。惟其智誘於物。而湛之心。牽於欲。而溺之。習慣久積。遂若天成。逆而不知其逆也。是以有失其所以

爲人之性。而與禽獸無幾者。書曰。因物有遷。家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是其所以有體段差等也。聖人獨稟五行秀氣。故才氣神明。心情純粹。而無有纖點埃滓焉。是以踐形循命。以天爲師。而不假修爲。其性自全矣。是賢人以下。所以不可跂及也。人雖並受天地之中。不殊其性。氣質心情。有清濁各不同。烏能得一。一皆爲聖人哉。故大賢以下。宜賴聖人之教。以明善誠身。而奉原初之儀。則以成其性也。聖人立教之旨。蓋在乎此矣。故

荀子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又曰。不教無理。民性繫辭曰。成性。中庸曰。尊性。盡性。孟子曰。養性。反性。荀子曰。隆性。治性。化性。莊子曰。修性。繕性。反性。周禮曰。節性。晏子曰。移性。淮南子曰。復性。呂覽曰。達性。皆謂賴教以修道而成原初之性也。賴教以修道而能成性。是謂君子。君子乃成德之稱。大賢以下。至庶民。則可以成君子也。如聖人則不可庶幾也。然則教之設爲。大賢以下。至庶人也。非爲成聖人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人也。其故何也。雖

聖人不學不成。聖人譬則自誠明者也。君子譬則自明誠者也。至其為君子則亦可以與聖人同其德。又何疑。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是皆謂天性所有之儀則與聖人相同則可學以成也。故孟子又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獨舉孝弟而言之者，其義可以見已。古人凡謂學者，學為聖人者，亦道至成德之地位焉耳。至如才氣神明，心情純粹，則又奚可強哉。一
歷史百家書曰：性寬曰性急，曰性剛，曰性柔，曰性

倨，曰性忌，曰矯性，曰革性，曰性好酒，曰性惡酒，曰性好潔，曰性尚鬼，曰滑稽之性，曰無厭之性，曰膏粱之性，曰血氣心智之性。此類皆斥氣質而言。氣稟即氣質也。氣質非性也。而謂氣質曰性者，槩而言之而已。故古人斥氣質而兼言性質，如謂雅重之質，知是其天性。晉書庾亮傳史記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傳奴是也。夫性者所謂人之恒性，而不可加損焉。但可養以反之，可治以成之而已矣。非可變化者。

也。其可變可化。可矯揉。以革者。氣稟也。洪範。剛克。柔克。君子佩玉。佩礪。西門豹之佩韋。董遇干之佩弦。皆爲其可變化。矯揉。以革也。且夫驕奢鄙吝。不通闇昧。好俠嗜肉之類。豈曰性哉。而歷史百家之書。謂此曰性者。槩而言之而已。其實非性也。然而此言有所由來焉。孟子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先儒欲專主張孟子性善之說者。照諸歷史百家言。而觀之。知其矛盾不通。躓礙難曉。

故立私說。反成鶻突。宋儒亦深疑之。欲彼此相濟。詳明其義。於是創一種新奇見解。立本然氣質兩性。判以構二柱焉。是古來聖賢無有之說也。畢竟雖深致疑。全不理會。而強構以爲實者。要之皆認氣稟之質。以爲性之過也。

一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五行發爲五聲。徵爲五色。五味。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有狀象而無形。至化生五行。則水火金木土。各有顯形。水火金木土具形。則又各有質。水之柔弱。火之亢爽。金之凄涼。木

之強堅。土之甘美。是謂五行之質也。下民之生亦
 然。稟氣于天。其氣成形。形又成質。而徧滿軀殼中。
 其形質皆氣之所化生也。其清明昏濁。剛強柔弱。
 寬裕躁急。輕浮沈重。皆屬於氣。非性也。賢智愚昧。
 穎敏遲鈍。奇巧拙劣。俊秀樸遯之類。皆屬於才質。
 非性也。古人獨稱氣質。不論材質者。材質亦其本
 出於六氣。故獨以氣質槩稱之也。氣質所
 謂氣稟也。非性也。志意思慮念想憶之七件。皆屬於心。心
 者藉理以料度者。非性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七
 件。皆屬於情。情者感物而發出者。非性也。古人以

才質氣質心情為性者。以皆統於性也。乃申鑒所
 謂性動之別名。是也。夫性者。一身之本質。萬種之
 串紐。而該貫才氣心情者也。而才氣心情四者。人
 人不同。其所以不同。則其所稟之氣異也。其所以
 異。則一氣流行。賦人賦物之時。人物感其陰陽風
 雨晦明之氣而受之。以生。是以有此不同焉。稟受
 之所以異者。正在於此耳。稟受之氣異。則才亦隨
 而異。才氣異。則心情亦隨之而異矣。子產曰。人心
 不同。如其面。可以證焉。故才有高下。氣有剛柔。心

善身堂家言 卷二 三十一
有昏明。情有厚薄。而性者天之命。而人之本質。乃所受天地之中以生者是也。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其性皆同。又無有高下。無有多寡。又何參差不齊之有。然則人之有純粹駁雜。多寡高下。參差不齊者。在乎才氣心情。而不在于性也。雖然才氣心情四者。亦性動之用。而統於性者也。故才氣心情亦有繫。而謂性者。其實非性也。才乃性之英華。氣乃性之應用。心乃性之料度。情乃性之發動也。性譬則如車之軸。氣才譬則如左右之轂。心情譬則如

兩輪。輪與轂雖統于軸。軸亦賴輪與轂而活動。以致千里之路。性雖統才氣心情。不賴此四者。亦不能成之矣。故才不可不達。氣不可不養。心不可不制。情不可不節。聖人立禮樂法制以導之者。則所以使其才達之。其氣養之。其心制之。其情節之。而成其性也。聖人設教之旨。蓋在於此矣。
尚書曰。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戴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所謂欲者。專指情而言。非性也。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又曰。質樸

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性情之辨。歷然明了。可謂善解。古今之惑矣。荀子曰。無師則隆情。有師則隆性。可以并見矣。古書稱欲者。皆斥情而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此五者。情也。非性也。而孟子謂之性者。亦就性中之情所發見而言之。猶曰。性之欲也。口鼻耳目四肢之所欲。皆屬於情者明矣。若以此五者直爲性。則告子言食色性

也。亦謂善性而可。朱子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可謂窮矣。古人或云。孟子亦自有言不善之性者。蓋誤會孟子之此言而爲是言者必矣。喜怒哀樂之情。不待思慮安排而發者。其發有善有惡。其欲亦然。故室於怒。市於色。喜樂愛惡之僻。而不正。皆情之淫。而心不加思慮者也。欲懲其忿。宿其欲。辨其惑。節其情。而得中和者。非心之料度。則不能得其正也。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也。故曰。情者性之發動者。而有是情者。乃人之所以爲性也。

中夏夷蠻五方之民。皆有性焉。其性則所謂中氣之恒性也。夷狄亦人也。人則中夏夷蠻皆同類矣。類同者。其性豈得異哉。夫夷蠻亦有馬牛犬豕之屬。其馬牛犬豕之性。與中夏之馬牛犬豕。其性亦不異。蓋其類同也。然則何獨至於人而異矣哉。胡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亦不異。其類同也。及其長而成俗也。重數譯而不能相通。嗜欲亦殊其好。是則服習積慣之所漸然也。中國之民。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旨者。緣有聖人之教也。夷狄無教。故其道

不立。是以恒性蕪穢不治。上下無分。父子聚麀而。同於禽獸焉。終以是俗為天性。其實非天性也。仲尼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謂無禮義之教也。非謂無中和之恒性也。戴記曰。中國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者。蓋謂習俗積慣。非禮義之所能化也。班固曰。夷狄非中和之氣所生者。吾不信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相近猶謂相似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何獨至於人疑之。又曰。其日夜之所

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相似與相近。其辭無異。其義亦同。孟子言相似。亦謂性之相近也。孔子言相近。亦謂性之相似也。又何惟焉。程子不能辨析此義。遂創古來聖賢所未言之說。別建立氣質之性。以闢兩歧焉。其言曰。相近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理也。理無不善。孟子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是言驟起。後儒陰陋孔子。而尊孟子。噫。亦可恠矣。程子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朱子因此而

遂謂云。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楊子言善惡混是也。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孟子終是不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今自程朱二子言論之。則似為孔子論性不明。孟子論性不備焉。其徒於是又并陋孟子。而陰尊程子。乃言云。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即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此語見明
史魏俊傳。宋儒奉程朱理學之外。雖黃震之徒。亦云。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纏繞舊習。不能出其窠窟者。皆如此。夫程朱二子。亦非鄒魯之徒乎。然以聖賢孔孟之言。為未備。為未明。擅馳詭辭。以誣後學。何

無忌憚之甚也。余竊推其意。彼依孟子性善之說。揆之於人。不能盡合。或有后稷自幼而岐嶷。或有越椒自幼而殘忍。其懸絕已如是。程子於是大惑矣。乃觀濂溪太極圖說。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以添此蛇足焉。要之未理會之過也。後世有識之士。知宋儒本然氣質二岐之非。正說乃曰。孔孟之說性。皆就氣質為說。而本不說理。其謂性不說理者。是矣。其謂性皆兼氣質而言者。是亦不能推其本而通之也。

一上智下愚。其等懸絕。上智所謂生而知之者也。下愚所謂白癡不辨菽麥者也。謂教誨之非所及也。故曰。不移。惟中人則可移。以上下而上。上智不可使之移於下。愚下愚不可使之移於上。智尚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是則甚言之耳。吉齋漫錄云。聖而罔念。固無此理。亦甚言其念之不可不慎耳。其實則狂愚之人不能至於聖處也。程子以下愚為桀紂者。非也。夫桀紂其智足以拒諫。其察足以知人之非矣。非所謂白癡也。爽德昏德。好居下流。而終身不知己之非。是漸

善身堂一書 卷二
靡積習使之然也。班孟堅以上智中智下愚九階分其稟受。乃以桀紂盜跖爲下愚者。其兇暴殘虐。亡國喪身。而不知反其性也。要之其行均於下愚。是以居之於此耳。程子據班志以辨下愚者。謬矣。一性者。一身之統也。卽心情之根。而萬種之串紐也。心者。性之動。而一身之宰也。卽權度計較之所出。而萬種之所受制也。思慮意念識之類皆屬之。情者。性之發。而好惡避就之所露也。性者。譬則一國之君也。心者。譬則國之大臣也。國君有美則大臣

契勸之。國君有過則大臣匡救之。心之於性亦如是。性有善則心長之。心養之以扶持之。有惡則心矯之。心治之以復其初焉。性心之職不同。亦如大臣之於國君也。然則性之進於善退於惡在於心之教導耳。可不謹哉。匡衡上書曰。聖性雖原美。聖心或復加之。漢儒別性心而辨核之者如是。宋儒未知性心之辨別。混而爲一。乃作性心合一說。而誣後學。至明儒羅近溪則襲宋儒之言。反以性心爲同物。妄立其說。而曰。性卽心也。心卽性也。遂無

善身堂一覽言 卷二
辨別焉。不辨自己之性心。而欲開示他人之性心。亦可恠矣。釋氏雖道不同。以真如實相爲性之體。以因緣萬象爲心之用。猶能分別其義。而建立其道焉。達摩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其言猶言認取其心之避惡念。就信心以知其性之爲佛也。彼之義雖別有所指。又如孟子曰。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其所指之義。雖與孟子不同。分辨性心者。何異焉。今儒者唱性理學者。往往不能分辨性心。而欲強與釋氏爭鬪。亦可笑之甚也。孟子以仁義禮智。

爲本性之根。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爲心之所萌。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言仁義禮智之根。發之於心地之底。而發生仁義之萌芽也。學者當據此言而審性心之分辨焉。蓋人之性而一盡性知性。則在上君子。學士大夫之事。而非百姓小民之所得與也。歐陽永叔曰。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與李詡書是言尤有理。楊龜山駁之者。謬矣。聖人設教。施法也。使其民厚其生。得其情。不失其性而已。民之得其性也。在於聖人化育之中。而民亦不

復知之矣。是謂驩虞之民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聖人之設教制法也，皆順民性，就人情而立之制者也。故在上君子，學士大夫，不可以不盡人之性，而盡物之性也。盡性之重如此，非百姓下民所得與也。且庶民之愚，何暇盡性知性哉？尚書：民無中惟爾之中。管仲亦曰：治國者，反民性也。皆謂盡其

性。盡人性，以設教而使民不失其性也。宋儒以來，不重聖人修道立教之功，徒以循理抑欲收心盡性去邪思却妄念之工夫爲教，而使後世小子澄心靜坐，聚首虛談，惟論心性之玄幽，而終身不知反焉。其徒拾程朱二子語類中言及性命心氣之語，聚以爲書，奉以爲金科玉條，如王冀心學錄、來知德心學晦明辨是也。嗚呼！傀瑣恠亂，蠹蝕人心者久矣。數百年來，未有以測其是非也。不亦痛乎。余於是不得已，忘其固陋，爲性說，纒纒數千言，不

憚其煩蓋終不可以默也

仁說

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德也人則天地之所生而萬物之靈也故人各具天地之德而生其德謂之仁然則人人既具之於我矣故仲尼云欲之則斯得仁求之則斯仁至仁豈在於遠乎蓋生生之德不息則其生物亦復無極其生物無極則其德可與聖人鬼神合矣其道可輔天地之化育矣稱堯之仁曰如天者蓋謂此義也嗚呼仁之義大矣哉

仁者愛人之名然而非中心憺懼之弗能已焉則不能至仁之實也所謂中心者非有意而弗能已也莊子說仁之義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韓非子亦曰仁者謂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不能已也莊韓二氏之言則從當時儒者所釋而述其言以議之也今攷之當時聖門學士釋仁之義者蓋如是故國語曰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戴記亦曰中心憺懼愛人之仁也又曰中心愛人者天下一人而已

矣。余謹攷之中心二字。下得甚深切。求仁之方。當從中心二字而攷之矣。庶幾有得焉乎。

或曰。博愛謂之仁。或曰。兼愛謂之仁。是皆視其一斑而爲之說。未悉其義者也。夫仁者愛人之名。無疑然其愛人之義不一矣。其略蓋有三焉。有爲利愛人者。有爲身愛人者。有忘利忘身而中心愛人者。中心愛人者。莫以尚焉。所謂仁也。爲身愛人者。次之。爲利愛人者。斯爲下矣。其愛人則同。其意則異。爲利愛人者。其心出於私欲。非但違仁之遠而

已。亦學道者之所深恥也。又何論焉。爲身愛人者。雖同出於私欲。然較之爲利者。則懸隔不啻。但非仁焉耳。爲身愛人者。其心以爲我厚愛人。闕已救之。則人亦必厚報之。若其人不報焉。則天必報於我。若不當吾身而受其報。則後世子孫必有受天之報者矣。遂不顧已窮而厚施之。是以或棄其身而救人急也。世人或以爲仁人焉。其德之厚。不可以及也。雖然。未可以謂之仁人也。仁人則不然。仁人之愛人也。中心憐恤。自不能已。是以忘身忘我。

而愛之何報之期况於名乎况於利乎故仲尼說
仁人曰先難而後獲又曰先事而後得得獲義同
謂利與報也後者猶曰置而不論也謂無意於利
報之有無也若有心於利報而用私愛人則雖不
顧已窮而厚施人雖棄其身而救它急未足以爲
仁也若夫仁人不待修爲不假按排唯汲汲於救
人憐恤不能已其愛由中心而出是以聞人之福
欣然喜之聞人之禍憫然恤之雖人與之仁人名
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聞之若不聞之若知之

若不知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仁人之德其高大如
是嗚呼亦難矣哉學者欲識仁之義當由此而求
之矣由此而求之則聖人說仁之千言萬語皆可
以貫通矣

仁者人愛人之名故於文二人爲仁中庸曰仁者
人也鄭康成注云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慰
問之謂是漢時有此語乃相親愛之語按漢時有
此語者或云蓋出漢人述經義文中余嘗讀賈誼
新書而獲之新書匈奴篇曰上乃幸自御此薄使

付酒錢時人偶之相人偶字。又出儀禮注。聘禮注云。每門

輒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孟子曰。仁者人也。又曰。仁者人心也。

謂人心者。謂仁之出於中心。是俱愛人之義。呂氏

春秋曰。仁於它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它

物。獨仁於人。猶言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因

攷之。仁有仁之實焉。有仁之功焉。二人相愛之仁。

乃語仁之實也。治國利民。乃語仁之功也。故表記

曰。仁有數焉。有大小焉。有終身之仁焉。有百世之

仁焉。魯論曰。己欲立而必先立人。己欲達而必先

達人。又曰。當仁。不讓師。譬如井有病人焉。不得疾

已辭之。而又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

矣。孟子曰。仁之實。親親是也。是類皆語仁之實也。

魯論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人而不仁。如

禮何。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又曰。以德。行

仁。又曰。為天下得人。謂之仁。鬻子曰。除天下之害

謂之仁。是類皆語仁之功也。晉語曰。為仁與為國

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愛

親。乃表記所謂終身之仁是也。王子比干。伯夷叔

齊之仁當之。利國乃表記。所謂百世之仁是也。周公且管夷吾之仁當之。仁有數。有大小者。於是焉可知矣。
仲尼說仁。必曰愛人。然而愛自愛。仁自仁。必有分辨焉。家語曰。愛近於仁。說苑曰。愛施仁之端也。以愛說仁者。蓋假義以示其方也。故親亦曰愛之人。亦曰愛之物。亦曰愛之。乃泛指之詞也。其實則愛親曰親之。愛人曰仁之。愛物曰愛之。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辨截然。可以見也已。其古曰親親為仁者。言仁德之本於親親也。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管子亦曰。孝弟仁之祖也。夫孝弟者。天性自然之儀則也。人有此性。故見孺子入井。忽有怵惕惻隱之發焉。怵惕惻隱之發。乃中心不能已之所致也。然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人心之發。人情之感。而未足以名仁義禮智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謂仁義禮智之端焉。由此觀之。仁義禮智四者。成德之名也。然則

善身堂一
卷二
非熟諸已而成之擴充而達之則不可以遽命其名也如顏子之三月不違仁然後可以稱仁人矣其餘則難爲有又難爲亡是以孔子不輕許可之矣又如曰焉得仁曰不知其仁也皆駁其未得體認仁道以爲已德者之詞也
中心愛人則非勉強僞爲之所能也故夫子常言恕以喻之恕者乃中心愛入之方也故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夫人之婦女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然及養其子則保護慈愛莫所不至其

疾痛疴癢視之猶吾身之疾痛疴養也所以愛之之方莫所不至此無它中心誠愛之也今夫中心誠愛之者於我子則不爲難焉而於他人子則不然者獨何歟是無他中心之愛不管到別人也是以人我之間彼此阻隔疾痛疴癢竟不相干諺曰狗我躬知人之疼斯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夫人苟反身誠求之則所以愛人之理雖不中不遠也大學所謂絜矩之道卽是也非獨上下相資左右相交博推之則其愛可以及天下矣博及天下是之

謂仁矣。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夫民物之休戚利害，疾痛苦楚，彼此無間，其理相同，是非好惡，喜怒哀哀，其情無不相關。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矣，蓋謂此義也。故其下承之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身而誠，言近取譬於身，而中心誠愛之也。乃所謂行仁之可樂也。故其下重述求仁之方，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先儒或以萬物同體爲之說。夫人者所謂小天地也，定當與天地一體，與萬物同體矣。孟子此章之言，非此之謂也。學者宜加

商確焉。

宋儒依椽實，曰：仁而創立其說，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周茂叔不除窗外草，曰：與自家生意一般。程子亦主張其義云：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遂規少帝之折柳。當時司馬君實、呂晦叔皆毀其迂僻矣。而朱子述其說，生意處曰：周程二子之意，非以生意爲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此意。蓋指心中活動之理爲仁，所謂活潑潑地是也。因以仁爲生之理，爲動之機。

善身堂一家言 卷二
五
爲心之本體。爲情之未發。又以元亨利貞四德之
元配當于仁云。至秋冬生生之意。退了盡處。陽氣
存于靜中。乃以復卦爲仁之活動焉。遂以不仁爲
死滅之義。引素問麻痺爲不仁之言。以爲之說。是
其家言所立。愛之理。心之德。其義出於此。又謂仁
爲渾然天理。爲滓穢消盡。又以至公無私釋仁。其
言深妙廣大。非一朝可領畧。然終是老佛之說。非
真洙泗之道矣。

善身堂一家言卷二

孟軻氏起於微言絕大義垂之後。論邪說之害。
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
說者不得作其自任。以世道人倫之重者如是。
及後世亦有甚於是者。雖同師尚孔子孟矣。其賢
智之過眩老釋之高妙。陰取彼立言各色字
面粉飾聖言。高談明心見性高明無用之教。
以謂聖人之道不出此外。於是儒釋混爲一
途。聖人經世之學蕩然而掃地矣。非豪傑之

善身堂一家言
士起而闢之安能抑狂瀾於已潰回橫溢於安
流乎吾鵬齋先生負英邁之資抱曠世之
量確然以斯文為己任嘗緒正論孟六經次
第成篇又推明其遺意著善身堂一家言其
扶持植立之功能掃先儒支離無用之榛
翳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其講明參較之
詳能闡發宏綱啓抽大義毫不倚人之藩墻
立言平正敷暢明備真卓然一家之言矣哉

余淺學孤陋濫列講惟嘗就全書掇其精
粹手親較訂裒為二卷頌之廟氏以貽同門
學者欲講明聖人經世之學者庶鑑諸於斯
乎

文政癸未冬十一月

江戸

川村 富毅 謹識

善身堂一家言
上之而聞之者其人也
惟乎在
重然以斯人之為可
天如矣未冬十一月
飛
學
林
其

龜田鵬齋先生著述目錄

大學私衡

一冊 既刻

舊註蒙求

三冊 既刻

黍稷稻粱辨

一冊 既刻

伊呂波釋文

一冊 既刻

校訂晏子春秋

五冊 經訓堂叢書 近刻

侯鯖一齋

五冊 近刻

善身堂漫筆

五冊 近刻

文政六年癸未十二月新鐫

東都書林

淺草新寺町
和泉屋莊次郎

